



愚伏集 卷九

墓表 碣銘 研銘

~ 16
2344
9



權撥 金誠一 丁胤福 李尉 郭遂 尹先覺 雙節碑韓氏 鄭氏 韓百謙 李守仁 金冲 金班 金先燁

李寯 申演 朴承任 趙遠 金大賢 家狀 申祐麗人 盧稷 姜緒 朴善長 宋敬祚 金汝霖

和 2344 16-9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碑銘



有明朝鮮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謚忠定公行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知 經筵判義禁府事五衛部摠府都摠管權公神道 碑銘并序

永嘉權生尚賢跋數百里從經世遊甚勤一日歛容而告余曰尚賢曾王父忠定公為國家犯大難請死窮荒後二十年蒙先王寵將宗終之典蓋已無所不備而蟻首龜趺又令式之所許吾王父兄弟嘗治金伐石請銘于一

時立言之君子而不幸未及就此吾先人之所常如痛者
尚賢等恤恤焉惟不得成其志是懼敢再拜以請余曰忠
定公有大焉者雖末學亦嘗與聞於輿誦而知之矣至其
平生言行之詳則末學有不得而聞焉且譏德八事也不
可以託諸非人起而言曰曾王父之歿距今七十有餘載
影響將昧焉誠如大人之云所幸者有退溪李先生行
狀在焉可攷而徵不肖無狀於當世名公碩士之門素不
得階主焉若不蒙幸於大人則終亦無所望幸焉耳矣視
其面若將泣然者余惟李先生之狀載在文集傳之百歲
而不刊忠定之子孫不患其先德之無以見信於後特欲
立石墓道以應令式而已則為若無可以固辭者遂不揆

愚陋謹攷李先生之狀而叙之曰公諱檢字仲虛高麗侍
中華之後世為安東人曾祖諱啓經橫城縣監 贈兵曹
叅判祖諱琨龍驤衛副護軍 贈吏曹判書考諱士彬成
均生貞累 贈至議政府領議政妣坡平尹氏主簿塘之
女 贈貞敬夫人皆以公貴也公自髫齡時岐嶷異常文
義夙造出語輒驚人未弱冠中進士燕山朝對策嘗以
卷中有處字旋削之蓋燕山嘗怒古官金處善直諫而殺
之命中外文字毋得用處善字故也正德丁卯釋褐由承
文院入藝文館遷法書監副修撰歷正言禮曹佐郎副校
理兵曹正郎癸酉以持平呈覲將下鄉有政府奴鄭登介
告亭允武朴永文謀逆得堂上階臨行語同僚曰此奴資

不可不論棄及去而議遂寢既還則詰 闕駁諸僚仍啓
曰鄙莫介既知永文等之謀當即上變而淹日乃發不伏
皇幸矣請奪其職 上從之甲戌拜吏曹正郎以事適尋
為戶曹以親老求便養為永川郡守丁丑以掌令 召還
轉舍人戊寅以司成陞拜右副承旨 親政也累轉至左
承旨秋 上召儒生親講畢公進曰今日殿講論仁仁莫
大於繼絕世魯山 祖宗懿親燕山 殿下同氣雖獲戾
于 宗廟亦嘗君臨一時矣永絕不祀豈不有損於 殿
下之仁乎 莊憲大王命廣平大君璵為恭順公芳著後
錦城大君瑜為昭悼公芳碩後其仁親之厚至今頌之不
衰此後聖之則也與右承旨金正國同誌 極論事雖未行

時論肆之轉都承旨己卯陞禮曹叅判時靜庵趙先生象
被不世之遇以致君興化為心人皆想望風彩而一時彙
征之人或多年以氣銳不思大貞之戒更張無漸被人禁
斷公深以為憂為諸公力言之欲為調劑之計而諸公不
能從公遂自西樞求外六月出為三陟府使十一月北門
之禍作並類殲焉公亦坐罷退處田里者十有五年嘉靖
癸巳命收叙除密陽府使乙未丁外憂服闋拜左尹戊戌
觀察薦高道陞辭 上曰嶺南近因年荒民多流散卿其
盡心安集對曰四方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人主一心
近來奢侈成習以糜財用今若以儉德先之外方自然承
化凶年不能為害矣己亥拜刑曹叅判轉兵曹陞判尹尋

改知樞以 宗系辨誣事奉使 天朝明年二月奉 勅
還有 恩旨 上嘉之進陞正憲 賜土田臧獲夏知春
秋館事無世子右賓客辛丑歷左叅贊禮曹判書無知義
禁府事壬寅 世宗皇帝有宮婢之變方議遣使陳慰公
於 經席啓曰 天子以萬乘之尊深拱九重而不測之
謀出於暫御執忍之不戒危禍之所隨願以是為鑑而恒
加省念則善矣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頸甲辰無知 經筵
事還左叅贊是冬 中廟上昇公為殯殿都監克盡誠信
乙巳陞右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七月 仁廟繼陞 明廟
幼冲嗣位 文定大妃垂簾同聽政以三公及公為院相
令更直政院叅斷機務初月允衡與尹任有隙而李苞鄭

順朋林百齡等為其腹心至是允衡託密旨誘脅臺諫使
劾去任臺諫不從苞等乃與許磁詣政院將啓治任罪并
及柳灌柳仁淑公持不可俄而 文定御忠順堂召諸宰
入議公進曰往者 襄悼王薨無嗣月山次當立 貞熹
大妃舍之而立 成廟年甫十三矣然猶終始帖然况今
主上以大行嫡弟既已正位豈有他虞且今王子君無外
交大臣無專擅孰敢有陰邪之計方此初政務浹人心每
事當以大公至正行之 中廟初年大臣不能善導誣李
顥以及盧永孫取爵賞自是上變相繼 中廟後知其故
盡釋連坐人然後一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所當戒
也是日任寬灌適仁淑罷翌日轉公為兵曹判書獻納白

仁傑劾臺諫不能論執密旨簾中盛怒下仁傑鞠治加三人罪任竄絕島二柳付處公復詣闕獨 啓曰自 先朝末災異累降近又大風連雨象昧竊恐天意或有所感甚可畏也 幼主即位未幾貶竄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諫官誰敢有盡言者尹任若有邪心死且無惜 王大妃於 嗣王有母之道萬一憂湯不豫豈不為大累乎飛言自古有之明主不以此罪人 三柳灌素有腹病每於朝堂依屏壁以坐柳仁淑得上氣瘞有年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死於道路人皆曰國殺之也願 上平心察之會有岭磁請於尹任罪目中去宗社二字順朋大怒上疏極言三人罪復於忠順堂引對公即謝罪徑退

於是三人皆以逆論死論功策勲公亦賜衛社號已而順朋等以公論議不同請削勲兩司又請罷職皆允時都下洵懼女壻洪仁壽意馳來謁則公方坐對書言色如平日少頃人有來言者然後始知公之已罷也丁未秋有無賴子題謗訕語良才驛壁變上乃大加罪乙巳人付處公求禮縣俄移秦州押官至公怡然就道語鄉黨來訣者曰此天恩也進士琴元貞執公手失聲哭公笑曰始以子為大也顧乃爾耶死生禍福無非天也作書寄子東輔曰范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一可蒙甚寬典也且吾負恩至此死即薄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即星馳而來一行驚惶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又移朔州矣至碧蹄驛晦齋

李先生配江界亦到公戲曰兩貳相一路行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至謫之明年戊申感疾在枕褥猶不去書授小兒千字文如常課以三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一以其冬歸葬于奉化縣之西谷山 明廟未剪去奸穢國是稍變 先大王即位克追先志凡乙巳以後庶寬群枉皆以此昭雪用大臣言命復公爵秩如初尋 贈公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越三年用太常議賜諡忠定後以光國勲加 贈領議政公風神秀朗器局峻整性儉素不喜華靡位至通顯而自奉如寒士雅好讀書遇聖賢言語切要處必招子姪開示反復教告常曰為學須為己科第特末事耳晚節尤好自

警編近思錄雖直者在公不離懷袖間 中廟嘗召宰執宴後苑賞花命各盡歡醉扶携以出有內小宦拾得近思小冊 上曰落自權撥美命還之公外氏於 貞顯王妃為近親宸眷異常而公益自謹避凡宰臣聯內屬者朝京回必有私獻公獨曰非所敢也平居和氣薰然雖庸人賤隸皆待以恩厚婢嘗奉盤而跌羹汚公衣亦不形嗔恚鄉人有為本府教官者來謁公道過吏人府使聞而面數之惶遽給應曰非我也權令公也府使曰權相亦以私忿擿公吏耶恚言不置公終不辨其弘量如此及至臨大事處大變則義形于色直前擔當有難責育首能奮者當其再啓事也通夜搆草待明趨朝家人子皆更披挽泣諫輒摩

之至闕申公光漢相遇並行問知公意愕然止之公不聽
就院相李公彥迪座招注書使馮李公見之驚曰事已至此
此言之徒惹起不測耳奚益盡抹其危言處公却坐歎曰
剛沒至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時元衡引疾不出公移書
責之曰古人去吾不西行大禍不止此豈公高卧時也行
順明病甚在告數月告任日輒出公雅與分厚迎謂曰公
何乃亦來耶順明色沮後語人曰任某即日當了吾聞權
某之言不覺汗背更不敢發口歇後李公仲處事不猛以
致累日紛擾其剛毅正直之氣屈人而不屈於人又如此
夫以元衡處肘腋之地乘危疑之會胸腹群奸以逞宿憾
固已易於反手而任之庸繆又有以來衆疑而信護口者

其禍機之發如洪河走陸烈火燎原一時善類舉將逮及
以公之明豈不知其終不可救自取焦溺而奮然不顧起
當其方至之勢知宗社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生
死知忠賢受誣之為可痛而不知言發禍應之為可畏嗚
呼烈矣非純忠大勇而能之乎鄭文翼公光弼嘗期公以
死難不可奪之節真知言矣始公既謫邕等怒猶未已必
欲置之重典 啓請甚力而 文定不從此豈人力所與
而未及百年公議旋定 褒贈之恩下逮泉壤而窮兇樂
禍之徒悉就誅殛為世所快至此然後為善者始勸而後
之戕賢拔邦者亦可以少戒矣庸非天意而誰耶公號冲
齋晚號松亭鄉人號公所居建書院立廟以祀之公配和

順崔氏直長世演之女先公歿 贈貞敬夫人男二長即
東輔郡守次東義縣監側室男二東慎京進女一適佐即
洪仁壽郡守無子縣監有四男一女伯采仲來為郡守後
叔集季裴女適府使李諤道佐即有二子思濟承文正字
思礪進士曾孫男六人尚賢尚忠世忠尚信尚節碩忠女
十二人柳衿在長茂李榮基金榮祖權盤金玳金輝李崇
彥金是權金孝敏其誓也餘幼銘曰
昔歲龍蛇天祝邦命存以大喪逞以鳥獍射彼善人為紀
于國讒言胥亂或刀或肉公飢不餐不寐待明獨立天闔
手掣奔霆盈連悼慄公乃從容以死匡君是謂盡忠維忠
維直天厚公德殞之荒狼曷齋公祿豈天阨公人衆而勝

公身雖阨公名愈永孰最公迹以詔來齋有覺陶翁言垂
百世循公始終罔有愧辭高山景行後學攸依我用顯詩
託之剗剗匪我諛公陶翁是述

有明朝鮮國 贈嘉義大夫吏曹叅判行嘉善大夫
慶尚道觀察使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姓金氏諱誠一字士純自號鶴峯新羅敬順王傳有子
錫封義城君子孫以為貴後有名龍庇官太子詹事有功
德於民邑人至今祀之公其後也高祖諱漢啓副知承文
院事有聞望 光廟受禪謝病歸不復仕曾祖諱萬謹成
均進士 贈通禮院左通禮祖諱禮範 贈承攸院左承
旨考諱彥成均生貞 贈吏曹判書祖妣寧海申氏贈淑

夫人妣驪興閔氏 贈貞夫人皆以公貴也公自髫髻時
穎秀異凡兒生九歲而貞夫人歿哀慕如成人兄克一在
洪原任嘗從之一日城中失火人皆奔救衛解公獨奉殿
牌避于淨地觀者異之弱冠與弟復一讀尚書于紹修忽
喟然曰學而志於教恥也退溪李先生今之儒宗盍往求
教于遂以書請于判書公判書公喜而許之即徒步往謁
請問人心道心之說璿璣玉衡之制退與弟及復研究手
自作圖講論不輟先生嘉其誠篤語人曰此人敏而嗜學
與之共業甚覺有益其期待甚不淺歲壬戌 文定王后
入妖僧普雨言無故遷 禧陵移卜靖陵而 后身尹元
衡方顯國舉朝莫敢言公草疏陳五不可詞氣抗直無所

回避判書公以出位觸禍痛止之不果上甲子陞上舍戊
辰登第由承文院遷藝文館上疏請封山墓復六臣官
并及君德時變之說其後 命封植魯陵錄用六臣後蓋
由公發之也癸酉拜司諫院正言是時 昭敬大三方屬
精求理日與儒臣商確治道一曰慨然有死為中主之歎
有進曰 殿下完葬之君也公曰可以為完葬亦可以為
祭紼 上曰何謂也對曰 殿下天資英睿完葬可學但
有非諫不用之病祭紼之所以亡亦不然是 上為之改
容公為史官時見金甃有諛態心鄙之及是幾為司諫同
僚將與會坐公徑詣闕直斥之朝著肅然尋殺和文館副
修撰遷兵曹佐即乙亥陞正郎丙子拜史官佐郎 賜長

暇讀書丁丑春以書狀官知京師國家得宗系辨誣力甚
多冬陞正郎戊寅拜私文館校理嘗於 闕前力陳朝紳
黷貨之弊 上厲聲問為誰公歷敘之同列竊頌已卯遷
司憲府掌令宗直不撓河原君理以 王室懿親沾寵多
犯法莫有以戢之者公收繫其奴重鞠之不少貸 上於
筵中問曰近來庶恥日喪何故也公對曰大臣不恥受賂
小官奚則焉盧守慎避席曰臣有族人為邊將以臣有老
母寄一裘臣不能卻誠一言是也 上曰臺臣直言大臣
引過兩得之矣公雅與守慎厚守慎出而謝曰古道復見
於今日非君其孰能之轉檢詳陞舍人中書故習以聲色
放曠相尚雖號為莊士或多不免而公凝然自持終不為

所流秋奉命巡北關汚吏有望風解印者庚辰丁外艱服
闋除司諫院司諫癸未以舍人巡海西未還特授羅州州
副地也恐民情或有壅閼置一鼓於門令民有冤者擿之
民得以自盡焉州素多士子而無歲脩之所選地於錦城
之麓創置書院立祠其後享寒暄堂一齋齋靜庵晦齋退
溪五先生使學者知所師宗公暇輒馳往講論經義課其
勤怠有火于社壇齋厨盡藝州人請亟新之無申使臺公
曰罪而匿之增益罪也投劾而歸戊子拜宗簿寺正轉奉
常禮賓寺己丑日平秀吉滅源氏代為關白遣其腹
心玄蘇平義智來請通好 朝廷方議報聘而賊情叵測
人莫肯行公謂家人曰趣治裝吾必往果以副使行明年

夏舡行入大洋颶風大作舟中人恆惴號哭公獨端坐色
不怖至對馬島義智等請游觀國分寺使臣往則玄蘇迎
坐中堂義智爲空轎行歷階公謂正使黃允言曰彼敢凌
轢我若此與之交酬則自辱也起還館言狀官許箴隨之
義智慙而審之譯官陳世雲以疾作告公聞之對倭使杖
之曰此爲世受 國恩作我東藩使臣之末行則後護見
則前拜乃其分也汝不能援據典禮折其悖慢顧乃權辭
以求媚耶義智慚悔歸罪於擔夫而斬之匍匐入謝罪公
勉以忠順而遣之自是折節不敢慢至粵濱有西海道倭
遣人致禮餽書中有朝鮮使臣來朝語不省而受其餽省
而問之則已分諸從者矣公謂允言箴曰將若何曰禽獸

不足與校公曰辱國而餽之其爲耻不翅嗜就尚可安而
受之耶彼其所餽皆出市貿今若照數買還曰汝主失辭
命既覺則不可仍受汝可歸報去則辭嚴義正辱可洒也
即如之其人曰吾儕小人不識漢字到此倩寫其有失言
實非吾主所知乞許改書呈納推謝不已遂置之至都允
言等以便服入公曰奉使禮服敬君命也况入人國都而
以褻衣可乎三反之不聽是日倭人士女填街獨於公又
手致敬其他則睨而過二人始悔之前此 朝廷誤認關
白爲國王 國書用均敵禮使臣相見儀又未有一定指
揮至是始審其非國王公語一行曰吾輩當陞拜楹外談
以爲不可公曰日本我朝之與國而主日本者僞皇也關

白特其大臣耳我朝不知其然謂為國王而待以敵體其降屈甚矣今既審知其實則雖無前例猶當據禮爭辨以正相見之禮况前此使臣皆拜於上吾等何獨自屈以取辱國之罪乎箴曰國書直書 御諱稱秀吉為國王臣子何敢抗禮而廢從下之恭乎且國書既不可改則雖陛拜無益矣公曰當初 朝廷不審有此過當之禮今雖不可追改使臣相見自當如禮何可執此為言成之為國王而必行庭拜甘作為皇之陪臣乎關白尊使臣相見於堂上則是敵吾君於偽皇而已不敢相抗尊使臣乃所以尊朝廷不亦躐乎箴曰言而從之則善矣彼如曰敵邦使臣既拜貴國之庭矣何可相異即我無說矣公曰天無二日

士無二王日本偽皇既為國主則關白雖貴乃人臣也使臣見偽皇則庭見禮也於關白則非禮也今關白受庭見之禮則是以天皇自處也若以此義諄諄之彼必屈矣公又從容問玄蘇曰貴國諸殿見關白時拜於庭下乎堂上乎玄蘇曰同是天皇臣何庭拜之有公曰自前我國使臣亦皆行禮于楹外矣玄蘇曰良是公蓋慮玄蘇輩既已庭拜於我國或欲與之相方故先為微諷而遂閉之後竟如公言時秀吉方徇關東既還義智來曰明早關白當詣天宮使臣可觀光也公曰君命在節義不可私出也固請而終辭之倭僧來言義智之請實關白之意不從則有悔衆皆危懼而不為動已而秀吉推遷累月受國書不以時訛

言者動謂有拘繫之辱有為謀者曰民部卿法印山口殿
玄亮乃關白之手而今適主客可交權以圖之允吉然之
欲託以禮幣而厚其賂公曰賓主之間固有禮幣然行之
於傳命之後則為禮物行之於今日則為貨物吾輩奉
聖主明命以來既不能宣揚威德使之稽顙朝臺之下乃
反行貨以媚竈則辱君命甚矣雖死不可為也允吉為
之屈既傳命宥吉使人言曰書契隨當修送使臣可往
待於界濱也公曰不受國書是事未竣也不可徑出况界
濱遠在百里外如有事當相爭者又將奈何一行皆以脫
身虎口為幸趣駕徑發公爭之不能得還界濱數十日書
契始至辭甚悖至以發下為閣下禮幣為方物又有一

以直入大明國貴國先驅入朝等語公卻之不受作書與
玄蘇曰書契不改使臣有死而已玄蘇詐以入朝大明為
解只改閣下方物數字公再與書歷舉書契語逐節剖析
以破其遁辭且曰我國以禮義為重與貴國交贊垂二百
年未嘗以慢語相加亦貴國之所知也今貴國還俘獻誠
請修舊好我發下嘉其信義特遣使价此兩國之盛事
而書契中略其報謝之意乃反張皇誇耀上規大國旁脅
隣邦肆為恐喝之言以禮交隣豈宜如是玄蘇見之諫歎
而猶執前說允吉等恐激變不欲強爭公曰入朝二字不
改則本朝為倭奴之藩服而一國衣冠舉為陪臣不亦痛
乎宋高宗業已臣事金人而一以詔諭為名則胡澹庵寧

甘蹈海之死而不願苟活於小朝况堂堂我國與彼為隣
反甘入朝之辱而不以死爭乎允吉曰玄蘇之答如此姑
信之可也公曰公欲假此言為後日自解地耶箴曰歸報
之後 朝廷自有處置非使臣所知也公曰惡是何言也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古之道也况此
辱國之言死爭請改豈有專輒之罪而為一身利害慮悞
悞焉不能出一口氣乃曰非吾所知而載辱遺君父乎遂
復答玄蘇書又以書與宣慰使平行長及復論辨以必改
為期一行皆恐生事互相扇動而允吉以正使制行事多
為沮抑公乃投其書洋中作詩以寫憤有水底魚龍應識
字之句大明一統志所載本國風俗一欵掇拾無稽率皆

鄙俚不實公嘗病之倭僧宗陳適持此書來見公舉國中
見行禮俗逐條評証以辨其誣為朝鮮國風俗考異一冊
以與之行還諸酋各有贐悉與候館緇徒一毫不以自累
辛卯春回卽于釜山行李蕭然惟石菖蒲椶櫚木數盆而
已過安東不入家還朝以舍人復 命進階通政特授大
司成移拜副提學首論處士崔永慶被誣瘦死狀甚悉未
幾命復永慶官輿情大快而公亦感於知遇以責難陳善
自任累上劄數千言極論時事文災之所以作民怨之所
以起政化之所由敝財力之所由耗 一指陳言無不盡
而又惓惓於嚴內治清化源之道官房之弊戚里之習以
至於達儲副教王子之事不避忌諱而悉言之每上而愈

益剴切四方傳誦正論稱慶而左右權貴皆深嫉之尋遷
同副承旨未久而適壬辰除刑曹參議時朝議以倭為憂
而嶺南當先受兵擇薦武弁之知兵者以擬閩任上特
除公為右兵使公受命即行至忠州聞賊艘已蔽海奎
山東萊連陷晨夜無程將直赴本營至宜寧麾下士相與
謀曰寇深矣直進危莫如由晉州出咸安以觀賊勢兩主
帥必不聽宜托以他辭囑公仲子漢入白曰鼎津水漲無
船趨晉使公使軍校金玉往視之玉還即詭公曰事急不
可迂路直馳往至則有船即下玉及漢將斬之諸將皆叩
頭爭玉亦願先登自贖乃貫之未到營三十里前兵使曹
大坤棄鎮而退將遁走不意見公至錯愕迎交印訖欲辭

去公正色曰將軍咫尺提兵以金海與賊律所不赦况以
世臣宿將當此地豈可逃乎適其偏裨追至曰本營陷矣
公知其謾數之曰汝以元戎麾下守城不肯發一矢向賊
乃來勞惑之耶即斬以徇大坤統魏翌日探報賊至公曰
相距幾何曰五里矣乃命選銳士俄有二騎賊銀盔金面
揮劍而前將士莫不股慄公踞繩床令毋動賊疑其整暇
不敢進公命所選數十人突之今日有不急上馬者斬呼
金玉曰汝今日不先登耶數十人一時突進趕逐數里遇
賊伏戰良久軍校李崇仁射倒金面挑戰者餘賊皆奔斬
二賊奪其健馬金鞍寶劍而還自賊下陸以後列鎮瓦解
無或嬰其鋒而公乃以單兵挫其銳自是軍心稍振知賊

之可選矣遂遣崇仁馳啓敵始公之還自日本中外
懼如不保所多公慮外寇未至而腹心先潰頗為鎮定之
語玉堂劄中亦曰今日所可畏者不在島夷而在於人心
蓋循本之論也至是邊報日急京師大震 上追咎公言
命拿詢左相柳成龍及臺官赦解之皆不納未幾崇仁至
上謂宰臣曰金誠一狀啓有一死報國之語誠一果能之
乎成龍對曰誠一見或未及忠則有餘其不墜此言臣可
任之矣 三世子亦力救乃釋之就授招諭使公被初命
行到稷山聞宣傳官疾馳來從者皆驚惶號笑公神色不
變指授後事既至乃恩命也南趨到咸陽則列邑已空士
民皆鳥獸匿公立草檄諭之忠義鼓動鬱氣慷慨見者無

不泣下於是金沔起兵於居昌鄭仁弘起兵於陝川其餘
團結鄉兵以討賊為名者所在群起一路風動郭再祐自
亂初首倡義散家貲餉士不繼則發空邑倉實以給之隣
邑守指為土賊軍情皆沮喪再祐知不能有為將棄入頭
流公至則貽書獎勵之士氣復振公以晉州湖南之保障
而賊所必爭令判官金時敏收兵得數千人修城壕繕器
械計塲分隊為死守計尋聞金沔守牛峴為諸賊所合攻
遂馳赴之至則隣邑兵皆會并力殊死戰賊退去昌原賊
覘知公去晉而晉備弛乃與鎮海賊來寇公還至舟城悉
發咸陽等四邑兵以援之敕時敏堅守再祐亦先已入城
軍勢頗盛賊至南江不敢逼公繼至諸將益用命賊敗遁

遂復泗川鎮海固城等邑又令冉祐等擊退玄風昌寧靈山三邑賊江左右自是得通初觀察使金晬舉措蹂擾不厭衆心至是行文列邑分付軍兵其隸于義將者多所移奪衆怒愈激冉祐傳檄欲斬之晬陳兵自衛以跋扈聞事將不測公與冉祐書曉以義理冉祐大感悟即馳援晉州之圍公又調解晬使之釋憾同事又慮 朝廷不察加以悖逆之誅則失刑而失一道心即具由馳 啓遂以無事是年秋 行朝用公為左道觀察使士民等遠道曰公去則義兵散而嶺南不保公不可離此一步既而知不能擅留則艱關詣行在陳疏 命易授右道昌原賊與釜山金海諸賊合欲報晉州之敗時時敏已陞為牧使公勉以

效死酬 恩傳令諸將或協力守禦或耀兵江岸募敢死者多賚弓矢夜入送城中勸將士以死守人皆感奮時敏又多設方略以禦之賊環攻七晝夜不得志燒積屍引去冬 上嘉公勞績特授嘉善階始公自專閫以來焦心戎務夙夜不遑以至簽書決遣雖細必親或諫其太煩公歎曰國事至此吾輩之罪死不足贖勞勩何敢憚耶至是兵荒之餘存以疫厲民死者相枕驅馳賑救憂瘁益甚至或臨食輟匙人請為國自愛則曰自不能下咽耳請閉閣治事以避厲氣則曰死生命也竟得疾危劇卻藥不進曰吾非飲藥而瘵者也淡亦在傍室病甚而問不一及有側室流寓近境遣女僕問疾而揮之不納惟憂國一念耿耿不

忘雖已昏迷不省而喉中語如夢譖者皆國事也以癸巳
四月卒于晉州之公館年五十六後兩月而城陷江右陸
沉嗚呼豈非天哉公之友朴惺李魯自初常在軍中與公
同卧起至是主其喪權厝于智異山之麓長子滌間道南
奔守廬山中十二月歸葬于安東府北嘉樹川午向之原
乙巳 朝廷錄公勲宣武原從陞一資 贈吏曹參判公
天資英爽性質剛方慷慨激昂有邁往之資及登師門益
自奮勵用力於收斂篤實之地嘗曰吾平生得一語攻吾
過者乃吾師又曰毋自欺三字須終身佩服為善去惡一
有不誠則皆偽也揭覽弘二大字壁上以寓佩韋之意瀛
洛諸書無所不好而尤好李先生所節要朱子書潛心玩

味至忘寢食體認服行以為持身標準逮其晚歲所造日
就平實則恂恂焉無復凌厲氣象而蓄之愈深厚發之愈
光明矣臨事制行惟義是視義所當為則直前擔當利害
禍福置之度外故雖當顛沛險難之衝死生在於呼吸而
不懾不撓神氣益厲其終始樹立卓然人不能及曾子所
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蘇氏所謂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
之帥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而公庶幾無愧焉至
其立心則以平恕為主論議則以偏黨為戒方朝論分裂
各相擠援而獨曰異己者未必皆小人同氣者豈必皆君
子無論彼此視賢否為取舍則國論定矣其為國子長也
招諸生誣之曰學者之務惟在於讀書講道治心潔身

朝廷是非非所宜預若不顧已分相與談論時事於首善之地則為君子之棄而非 國家養士之意矣至誠誨諭務以鎮定浮躁一變士習為心世之論公者徒慕其正直剛毅而不知其所存之寬平惻怛如此則未足為知公也公性至孝常以養不逮先夫人為平生痛除游學仕宦之外未嘗離判書公之側以盡忠養之道判書公年八十一疾彌留與諸昆弟晝夜扶持親調嘗藥餌及喪盡其哀未殯水漿不入口未葬啼號不絕聲既葬則廬於墓側衰絰未嘗釋口不言家事篤於友睦判書公以公不治產別與臧獲固辭而讓之兄貧之貧者長姊哭其夫毀而死二孤幼稚依外家教養而無間已子一妹貧無業莫可典爨

與之婢孳叔自給薪水亦與之從弟早孤無依周恤甚勤使不失所內外諸族有不能自存者悉斥已有以振之雖室如懸磬而不以為意治家嚴而有法每朔望令子姪序立參拜一如司馬公家儀婢僕亦令於正朝叙拜一家大小皆知事長上以禮門庭斬斬焉著奉先儀及吉凶慶吊之式本之宋子之說參以諸儒之論令禮俗相稱情文兩得授子第講行之等室青城山俯瞰各水扁之曰石門精舍端坐其中有悠然自得之樂後生有請業者則必為之反覆傾倒竭其兩端而每以判別義利為第一義嘗以劔分授諸子曰願汝輩當惡念起時便一劔而段耳為文章不事險棘平鋪典贍見者知其為仁義之言所著疏劄詩

文皆散失於兵火今有遺稿若干卷海槧錄三卷歲時家
邑之士子就公所居臨河縣之西立祠而俎豆之後配享
于廬江李先生廟公之媿貞夫人權氏安東人高麗太師
幸之後散階德鳳之女有淑德事公四十年敬謹如一日
凡有所為必曰得無不可於義否量度稟知而後行公歿
後三十年以禮法持門戶甚得母道與公同戊戌壽八十
五而終祔于公墓左子男三人渠翊衛司洗馬漢浚女三
人長適洪守約將仕郎次權奏一慶州府尹次金榮祖成
均館典籍側室男四人潛深沉湏女二人歸李士瞻鄭連
宗灤生男四人是樞生負是權進士是杠是梳女四人長
適吳汝撥弘文館校理次金迺祖權知承文院副正次

權尚忠金錫重浹有一女適權泰精孽男是榎沈無男以
是梳後二女適生負金應祖進士申梳道內外孫曾六女
凡百餘人洗馬君以寒岡所撰行狀來示余而言曰先公
歿已久宰木拱矣而墓道之刻尚闕不肖孤常以為懼幸
公述行之文出於此老此足以傳信於後願子就此而顯
詩之經世以非所及辭命之不置遂謹考其狀撥其大者
而書之系以銘銘曰

先聖有言未見剛者在古鮮能况今愈下烈烈惟公強矯
天出志氣毅然物莫能屈端笏治朝其直如矢或震之霆
不喪其七法行于貴孰敢干正若虎在遠狐狸遠屏張旛
過海龍節在手約束陽侯平陸鯨颶蠻奴孔狡嘗我萬方

侮我懦我肆厥跳踉公視若無不動毛髮義奮言厲兇醜
氣奪無平不破國創於兵滄海橫潰地墊天傾公為砥柱
屹然東南仗劍沫血誓亂是戡氣殫力竭中道而斃何德
之剛而命之脆公昔百艱天豈公阨烈火燒玉乃以試德
胡不少延降之大任番祿豐名天意則審嘉樹之原宰如
其阡公形在此公氣在天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

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行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丁公神道碑銘序

萬曆丁巳冬牧使丁侯以先大夫狀授經世而言曰吾先
公之墓法宜有顯刻而紀實之筆未有所屬蓋不敢輕也

歲月侵尋倏忽二紀于茲恐久遂湮泯無以信先德於方
來惟吾子幸圖之經世辭謝不敢承至再而不獲命則窮
伏惟念昔先王戊子經世忝造珥筆玆以朝夕侍公於
銀臺且半歲是時先王臨御已久而勵精無怠選達賢
豪不眩不貳蓋自廟堂館閣以至從班言路端人正士星
拱林立以左右治化一時彙征之盛輿論義之而數其傑
然則公必與焉經世章及瞻其容範聽其論議得親且詳
則是猶足以承侯命而相茲後矣遂不敢終辭謹考其狀
而叙之曰公諱胤福字介錫其先羅州人有諱允宗仕麗
朝為檢校大將軍後遂顯高祖諱子俊官昭格署令贈
禮曹參判曾祖諱壽岡恬靜不苟進嘗為集賢長燕山政

亂託病閑居後事 中廟官至兵曹參判祖諱三亨兵曹
判書考諱應斗議政府左贊成世以孝義睦婣訓于家清
名厚德著聞當世妣宋氏貞敬夫人郡守世忠女也嘉靖
甲辰六月乙未公以生幼而聰穎不劬而藝成丁卯中司
馬其年登第選補承文院副正字遷禮曹佐郎自是登擢
日隆望實俱著歷司諫院正言獻納弘文館修撰應教校
理司憲府持平掌令執義轉成均館司成甲申由司諫院
司諫陞承政院同副承旨歷長國子徽垣參兩銓議戊子
拜都承旨進階授兵曹參判己丑冬有湖南變調及播紳
一時士類坐貶斥殆盡公以大司憲被劾罷 先王察
其枉尋下敕 命言者理前論家食者數年壬辰倭寇深

入 大駕西行時公跌傷甚重不任執羈紲間關扶曳積
日夜至瑞興前不能及而賊勢已迫後自以世受 國恩
為喬木世臣一朝見 君父播越而不克先後之扣心悲
慟遂成羸瘵疾聞今 主上受撫軍 命駐伊川從間道
就謁授兵曹參判扈衛至成川時有軍務須稟決宰臣當
詣 行在公病已瘳殆無以自力而急於奔問自請以行
到嘉山郡病革遂不起十月十日也享年四十九權厝于
郡境寇稍退歸葬白川地後以土薄水淺恐有朋地真移
兆于龍仁蒲谷卯向之原公資稟粹美志行醇實自任重
州服勤勞子之職逮從仕猶不怠供滫瀡省寒燠一出至
誠贊成公殁事伯仲如事贊成有姑寡居又母事之遇宗

黨極有恩義恤孤貧如不及平居莊以自持未嘗色于偷
及其接人則又謙和樂易削去藩町雅性恬靜不妄交游
其所與友皆一時正人好讀書公退輒開卷先賢格言尤
切於受用者遂旋割記以備服膺尤喜論語手自繕寫靜
時每端拱展讀居 經幄講說精確而盡其委曲在臺省
持論平恕而不為吐茹至其慈詳惻怛濟人利物又一生
所存心嘗奉使嶺南時有刷還邊民之舉辨覈失實寃號
徹天還朝之日即以所見陳 啓全釋者多公之立心制
行最其槩有如此而其位年乃不滿德論施報之理者惑
焉公歿後十有三年 朝廷追錄 扈聖原從勲子好恭
好善亦俱錄法當推恩以故累 贈至領議政錫命之榮

及於泉壤三是而向之惑者亦少解矣公之配曰韓氏司
憲府監察景祥之女婉德娘賢為世所稱先公歿追封貞
敬初葬于高陽後移柩公塋子男八人長好約生負授叅
奉次好恭正即好寬今興海郡守好善今尚州牧使好恕
今海運判官皆文科好悌進士好儉好問皆天文五人長
適韓頴次適叅判南以信次適李榮後次適
次適鄭文達側生男一人好益叅奉生三女適李佃李時
華金壁正即生四男二女男彥瓚進士次彥瓊次彥瓚為
叅奉後奉公祀女適佐郎曹信餘幼郡守生一男彥瓚進
士牧使生三男二女男彥瑜彥瓚彥璧女適進士安獻徵
一幼進士生二男二女男彥瓊餘幼嗚呼善人之報其在

是矣何後嗣之秀且蕃耶銘曰

既而貞旣斂而靖亦敦于行施及有政孰豐其粹以畜其永天豈不定氣司其柄我瞻公庭其平佺佺維庭何有蘭茁玉挺謂天不定視此餘慶彼淫而福匪祥匪昔蒲原之麓有泉澄澄有鏡其珉過者必敬

贈議政府領議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萬曆丙辰春經世以罪待譴于都下一日返原府院君李公辱枉唁且言曰先大夫之墓未大已拱而麗牲石未克樹盖有所待也今則諸孤已老大矣光庭又幸忝造崇班封贈之恩及於泉壤令式當備螭龜願得實而不華者顯詩之惟吾子圖之經世踈踏不敢承歸則以狀授其弟

楊牧公申前命益勤窈念經世之生後耳目不得與前輩接於其言行志業未及習聞一二而顧幸從公二子遊見其端潔雅飭醇謹周詳真有得於洒掃應對之學者而知公之所以模範於家庭者有其本焉若是則猶足為識其典刑者而有不得終辭於是役矣惟是行遣未下請姑竢後日其冬蒙宥南歸得以反召魂魄則謹考其狀而叙之如左公諱澍字彦霖其先近安人高麗時有名襲洪官太子詹事其子孫世為鉅卿入本朝有曰貴齡相 恭定王其弟貴山觀察江原道是公之六代祖也觀察生春川府使續性剛亢 恭定王欲以翁主妻其子根粹遣瞽嫗池和來簡遇之且引詰覆詰以對遂為和所構誣事將不

測 恭定王以微時交特貫死沅昌原錮其子孫至公之
曾祖諱仁文禁始解擢大科位至僉樞祖諱埭三陟府使
考諱慶宗礪山郡守妣李氏 王子雲川君慎之女也公
幼穎悟異常兒稍長能植志為學未成童隨父任于鳴山
縣縣有士人洪友成者棄舉業窮居沉潛經學公往從之
受詩書三年業日進自是攻苦刻勵未嘗食息懈拈聖賢
格言切身者揭之左右以自點檢蓋將進乎古人為己之
學而不專以決科為心也年二十五中戊午進士游太學
甚知名乙丑 文定大妃信妖僧普雨言設無遮會于檜
巖寺經月乃罷未幾而 文定上昇中外哄然皆以為病
由齊素欲磔普雨肉於是太學生上章討罪是時太學生

明初二字必係初
云宜如

名能文者甚衆而首用公疏聲聞益彰徹一時名人皆慕
與之交癸酉夏用館薦除金吾郎秋 明廟臨預取士擢
公第四名有識相慶甲戌選補承文院丙子第重試丁丑
授承政院注書公之內子於洪相暹之夫人為姪女也引
法不出適拜司正適鏡城缺判官 朝廷以公無過或藝
不次授之臺諫謂為太驟并司正改之遂遷提院庚辰春
復除注書尋以病適復陞宗簿寺主簿高山驛當北路咽
喉多苟授孽瘡日滋至是申明禁令以公居之公至則一
遵科條悉行紀法濫以戒而洞察蘇焉壬午引疾歸驛
卒立石以追思之癸未拜司諫院正言時大司憲李暨大
司諫朴承任副提學金字完等交章論李珥以為專擅紛

更不便 先大王方眷注珥荷以易絃而三司言之不已
遂皆被挫斥公亦左遷禮曹移刑曹正郎冬出為嘉山郡
守初不以內外為喜愠盡心撫字未暮月而頌聲作明年
七月二日病卒于郡之東軒得年五十一八月擿返坡州
悟埋洞十月葬礪山公墓南數百步向之原與夫人柳
氏同穴從遺意也公秉志篤實以禮法自持平居必冠紳
整坐雖盛暑無惰容性又剛方嫉惡如讎見人過失必正
言之後已入皆嚴憚其所為有不正則不敢令公知及其
誠懇惻怛久而交孚則又莫不敬而愛之事親盡其誠先
大夫性嚴難悅公能左右色養常得其歡每念先夫人早
世悲慕不已遇水澤輒泣夢之輒泣訓誨子弟嚴而有法

充以小學一書常諄諄焉其子幼穉時無不誦習而
服行之用心又謹密行步必視地遇蟻封不踐字畫必端
楷雖忙遽未嘗胡亂觀於微細事而其所養可知也公卒
之十有三年丙申府院公羽儀于朝官躋亞卿 贈公吏
曹叅判後累 贈至左贊成甲辰又 贈勳純忠積德補
祿功臣階大匡輔國崇祿位議政府領議政延寧府院君
則極人臣之榮矣世以公祿不滿德為憾於天者豈非所
謂不待其定而求之者歟嗚呼休哉夫人故靖國元勳領
議政順汀之曾孫郡守師弼之女事君子無違禮未嘗有
驕妬色事必稟而後行又能躬勤婦工以辦資用不以有
無累君子雖值窮乏財物不苟取祭祀必備物一門以為

閻範先公七年卒贈貞敬夫人男二長即延原府院君次
昌庭即楊牧今為分戶曹參議女一適大司憲南瑾府院
先娶青松沈氏生一男二女核及第晉正郎柳成民佐郎
韓亨吉後娶陽川許氏生二男四女份今忠原縣監稠幼
晉進士閻光勳士人朴文彬洪宇遠李幼參議娶星山李
氏生六男一女擇杉院餘幼晉士人鄭栢內外曾孫男女
又十三人銘曰
剛德而慎雋才而敏天與公豐命于蒼父官且不大天嗇
于公雖躬不贏二子行成珪璋頭簪錫及泉扃爨鼎是銘
食報收功無怠于善天命不外請諡膏蒙

贈兵曹參判郭公神道碑銘并序

國家昇平百年城復于隍中外恬憺忘戰已久猝遇壬辰
之變如河流橫潰汎濫衝決所過城邑不能為蕭叢之防
遂致三都失守五廟成灰自古兵戎之禍未有慘於此者
獨賴先王禮義之化浹人心髓凡列于士夫者皆知賊
之不可從君父之不可背雖堅脆不敵恒恟駭散而終無
一人開門迎納諸壘投降者至於為國捐軀橫屍戰場者
往往而有焉此又前史之所罕也然其死也或激於倉卒
意氣或迫於事勢窮蹙則可謂之殺身而于成仁有歎焉
求其無歎於是者則指不能以屢屈而安陰縣監郭公即
其一也公之守黃石山城也為縣僅二暮而思信惻怛已
孚於民都體察使李公元翼以黃石為湖嶺咽喉賊所必

爭法當守以公忠實而剛毅且得吏民心必能守遂隸以
三邑兵使扼其吭且以公書生不習兵令金海府使白士
霖助之戰公乃修治哨堞積儲糧械為死守計且與士霖
約分城以守公守西南士霖守東北明年賊大至門于南
公躬督戰晝夜不懈士霖欲棄城走陰使人餽之曰賊盛
而逼豈不怖哉公厲聲曰吾已分死無怖矣士霖知不可
說乘夜絕下其妻子即與手下兵遁軍吏走報曰白公已
逃請速出公曰此奴詭言熒惑當斬使人視之城東北空
矣於是城中波折不可禁過子墻及吏民等皆號泣以請
曰事已至此願早為計公笑曰此城乃吾死所何計之更
為指軍器曰不可以籍寇命悉焚之明日賊登城公毅然

踞胡床神色不變竟遇害嗚呼不既從容矣乎謂之無歎
於成仁者非耶當是時棄城而不死亡陣而享爵祿者前
後相望公所熟見士霖之終不伏軍律亦童子之所知也
惟其熊魚之辨素定於平日而心之所安在於死職故視
士霖如盜賊犬彘視兩砲電刃如飲食裘葛不懾不亂終
不開後門以死嗚呼壯哉蓋公自冠深以後以死難自許
一家女婦等亦皆佩以小刀曰即有不幸以此自決足矣
前伏節數十日與友人別有詩曰廟堂平昔講經綸此日
男兒有幾人滄海血流腥滿地臨分相勗在成仁至今讀
之凜然有生氣其素定之堅確於此亦可槩矣是以當時
有識之知公者聞黃石陷莫不愕然失聲曰嘻養靜其必

死矣養靜非苟活者其志節之見必於人有如此者公諱
越養靜其字也世為玄風人高祖諱安邦益山郡守以清
白稱曾祖諱承華進士與寒暄同遊佔畢門祖諱璣嘗在
都下應舉矣已卯禍作掃跡南歸杜門不出妻兄尹豐亨
在銓地擬一官貽書謂之竟不為所污幾及禍而克考諱
之完妣章溪鄭氏進士玉堅之女公自少疑然有成人局
量及長從遊師友間知內外輕重之分則雖為親在不免
為舉業實具無榮達念親歿遂不復詣場屋築書室扁曰存
齋曰處其中專精研究有疑則資之勝已鹽鹽不怠一切
外物泊然不入心雖妻子凍餒夷如也壬辰金公沔糾合
義兵公素相善佐軍幕補益弘多觀察使金公誠一聞其

賢以軍勞上除自如道察訪癸巳兵荒甚餓殍滿野公管
諸邑屯田事悉心經紀得粟甚多全活人不可紀甲午秋
朝廷拔擢才俊以不次待公授安陰縣以去丁酉死黃石
年四十七公之死也子履常履登抱持公罵賊賊并斫之
女隨其夫柳文虎走出城夫為賊所獲哭曰棄父出為夫
也夫被執何用公為縊于封以死皆公之教誨式穀能有
以似之也事聞先大王懿之命并旋其間贈公兵曹參
議遣官祭之履常履厚俱贈佐郎廢主朝加贈公參判今
上即位又遣官致祭軫其無後特賜守家人公天姿粹
義性質醇懿忠厚樸實坦易明白謙若不足而操執固與
物無忤而取舍辨見人有一善一藝誠心喜好必為之獎

成乃已過鄉人俗子亦不為畦畛與之由由而終亦無自
失焉家居篤於行義事親盡其誠怡愉于兄弟睦嫻于族
黨教子女必以孝悌貞信冠昏喪祭必遵用禮經嗚呼茲
其為守死善道之本歟初娶全基遠女生男二即覆常履
厚女二長即柳文虎妻皆無子季適縣監姜遵有三男五
女後娶安守恭女無子始公之喪公之弟參奉赴伏匿行
入城收瘞于城外後數月葬之玄風縣西花山先兆傍後
十年謚于公之友朴君惺誌其寃問又以書及朴君誌來
屬余曰吾仲氏之行其大者在人耳目子無不知其細者
朴君非華而不實者觀於誌而可徵願得子一言刻石墓
道使有以不朽惟吾子幸惠圖之余惟公之不朽者自足

以霆車轉宇宙與天壤俱弊奚待乎掄揚而又豈余之所及
耶獨念公嘗以勸相浴牒屢往來于尚尚之大夫士無不
悅公之德至今吃吃不離口余時糊口湖中未及際晤常
茹恨在心尚覲他日得一執贄定交當歡如平生既而聞
公之死則宿昔之願不可得而償矣為之潛焉以悲而仰
公所立又不啻如中河之砥柱則執為之收涕而擊節焉
士固有曠世而神交者况同時耶念於公直面目不相接
耳參奉君之所以屬筆於余者意必以是歟則又何可以
蕪拙辭耶遂掇朴君之誌附以所聞於士友者叙之如右
系以銘曰
有氣浩然充塞穹壤人孰不受患不能養士方平居說義

說仁禍福所休或棄君親不見義重但見生大見豈不又
咎在氣餒惟公所存剛大以直既見死所知矣赴的勇往
不顧責育莫棄形毀理全莫怨莫怛父子四人探揀三綱
歷觀載籍孰此焯焯何彼不仁謂公傷勇死於封疆聖所
折衷黃石之山屹為南紀使山若礪公名不死

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同知春秋館

事尹公神道碑銘并序

萬曆十有六年 天子以我 先昭敬大王忠於事大篤
於尊祖特允所奏凡我國 宗系惡名之見誣於姦人者
命史館悉行刊正以昭示天下我 相宗二百年來舍寬
受讒不得伸雪者至是如江漢濯而秋陽暴方其 命之

頌也內而朝著外而鄉遂遠而至於窮山僻壤莫不歡呼
踊躍震風行咸曰一哉 玉心何以能致 皇恩至此
也於是朝議以衆情難遏請上尊號甚力而 先大王拒
之甚牢近故工曹判書尹公時以玉堂長官進言於講席
曰近日群下之請發枝掄揚德義之誠實非唐宋間崇飾
浮文之比然 殿下之謙讓不居又是聖人之心言之信
史作法後王其為盛義豈不萬萬於微稱乎且放勛重筆
乃史臣追述之語而 啓辭中援以為證此非徒誣 聖
明乃是誣堯舜也典謨文字乃敢驅率以從己意末流之
弊將不可勝言矣退則又與同列上劄論時事其中一款
有曰益崇謙冲以示有德不居之義正指此事也聞者壯

之以為是真能愛吾君也其明年為左承旨又上劄請建儲副援引古今指陳得失縷縷數千言不避忌諱都下傳誦竦然縮頸其略曰臣於去年秋以達儲當早達之前不敢知 殿下其樂聞之歟將厭聞之歟以為厭聞則惡言嗣事非 聖主之所宜有以為樂聞則逾時越歲未有指揮巨竊憂之古今天下治亂相尋而儲嗣不定其禍尤酷陽生出橐孺子死駘瑩緩交爭魏室中分 殿下博觀前史豈不惕念於斯乎我 明廟癸亥失東宮乙丑屬意 殿下乙丑之去癸亥僅三年矣是時 明廟春秋又少於 殿下之今日麟趾之慶不至絕望而猶且汲汲焉其為 宗社慮至深遠矣惟其大計素定至于丁卯奄遭

大故而國勢安帖人心不搖此乃 殿下身親經歷者也奈何君臣上下逄迤姑息苟度時日脫有難處之事遽出於所不可言者則臣未知誰將善策以濟 殿下之家事乎且臣前以教養 王子之說懇懇於 殿下夫對父兄而言子身之過於敵以下且不敢況於君父乎特以今日事勢不容但已不得不悉陳焉 王子年皆幼弱血氣未定日使之聞正言見正事猶懼其居養或移德性難成况可道之以駁雜乎記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事人然後能使人願 殿下常以此言啓迪之 宗社幸甚劄入不省又後七年則公年五十三矣氣已衰矣更歷世變亦已多矣而一日於引對 啓曰國運不幸島夷作孽

廟社為墟辱及 陵寢此萬世難雪之痛也以 殿下聖
明而遭此大變故其所以引咎責躬感動人心者宜無所
不用其極竊念前日徽號特為群情所迫而本非 聖心
之所安今宜亟行刊去仍下哀痛之教布告中外則當初
冲挹之心在今貶損之道可以兩盡而無憾矣興元一詔
尚隕驕將悍卒之淚況以 殿下謙德實心持之則遠近
瞻聆感悅思奮為中興基本者必不小矣 上欽社獎歎
曰卿真忠臣也予意正然當從之即下 廟堂令舉行喪
亂以來 上意忽忽不樂常有內禪之念大臣恐因此激
成遂宛轉寢其事嗚呼世徒知公之前後進言為人臣之
盛節而不知 先大王眷遇之隆能使公忘死焉公之為

應教也論王子第宅之踰制請損間架其後 命撤義安
君宮即嘗夜對便殿捧觴不能既跪良久 上問曰奚而
不飲對曰小器已盈天威咫尺恐失儀度 上莞爾曰予
聞禮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賜乎雖醉何害其從
容款洽有如家人父子其以承旨歸覲也 下諭方伯令
優致米豆以為老母榮其為副提學也邊帥 引見曰
特命入參辭以越例未安則曰君臣之間情如父子雖一
日十見何妨論宋言慎之彈黃廷或亦有攻擊之意則
上為之釋然曰得長者長玉堂予無憂矣其以湖西伯陞
辭也命登對便殿問曰久不見卿聞前在尚州盡心治民
亦嘗得人焉爾乎公以鄭國成尹瑱對即 命除二八職

噫夫如是公安得以不盡忠以報也而况獎忠之教統發
憲長之命旋下充足以見 聖人肅喘之德而議者或
有以未見顏色病公者不亦鄙乎經世於其日亦以講官
忝侍末席進拜稽颡言曰人臣之所難言而尹國馨異其
說人主之所逆耳而 聖上賞其忠古人所謂君仁則臣
直臣於今日尤宜其然矣蓋感 先大王容受之量有以
未有言而服公忠謹之誠愈往而愈不衰也公諱先覺字
粹夫小字國馨後自避忌以小字行坡平人高麗初有名
莘達佐太祖為三韓壁上功臣至文肅公瓊勳業懋著封
鈴平伯公其後也高祖諱恭刑曹參判 贈兵曹判書曾
祖諱之崇敦寧府正 贈左承旨祖諱廷霖利城縣監

贈吏曹參判考諱希廉 先大王潛邸 明廟置王孫
師傅 命擇授學行老成 首膺是選卒官慶山縣令
先大王特贈元承旨後以推恩加贈至吏曹判書妣韓山
李氏參奉暉之女牧隱之六世孫 贈貞夫人繼妣廣州
李氏忠義衛餘慶之女封貞夫人公以嘉靖癸卯六月二
十五日生九歲能屬文十九陞上庠風姿秀茂神識凝遠
偉然有公輔器 先大王即位之九年設六科取士得公
於丙科識者慶之由承文院陞禮曹依節移孫司諫院正
言自此十餘年間聞望日盛三司兩銓靡所不歷而在思
盡職不為苟榮計癸未間士論歧貳是非分裂公久在東
銓康公不撓時議不能樂遂引疾歸以按理 召不赴甲

中拜清州牧使不數月罷歸是冬叙拜崇樂院正乙酉夏
玉堂是時先大王臨御已久而好學不倦日與儒臣講
論經義商確治道一日命各加一資陞一座公以副應
教陞應教曠世思數時人比之登瀛丙戌由檢詳陞舍人
遷司諫典翰丁亥以直提學正承旨冬授副提學戊子病
遽拜大司成未幾還副提學己丑承旨已丑特授尚州
牧使時劄入纒數日矣三司皆爭之首相柳公煥亦上劄
請繳不得命至州政尚寬大不苛而事理民甚便之秩滿
拜忠清道觀察使壬辰倭人大舉入寇進階嘉善兼巡察
使是時昇平百年人不知兵所在奔潰不踰月賊由烏嶺
而湖西直路見劄於兵公方指授諸將分據形便以為捍

衛之計而京城已失守公又病重不勝事矣論者咎之削
奪公官爵甲午蒙叙為判決事乙未拜兵曹參判乞免就
西樞俄拜大司憲又以病辭丙申出為驪州牧時西厓柳
公居首揆撥亂為已仕大小籌畫必與公協議浮言煽動
將有傾陷之漸遂力求補外題目下人皆駭歎明年以病
歸戊戌拜漢城府右尹遷刑曹參判是冬言者攻西厓不
遺力介遂以去而翌年春公亦見構罷不叙自是屏居江
湖者凡六年未嘗有怨尤色等小屋扁以恩省次金簪齋
兄弟三絕韻以寓舍恩省愆之意乙巳叙復判決亭丙午
移左尹丁未又就西樞明年戊申先大王上昇廢朝初
拜左尹兼同知春秋移授戶曹參判遷大司成大司憲辭

憲拜刑曹叅判尋以特旨陞工曹判書復授大司憲庚戌
再判工曹二月丁內艱年踰不毀而執喪以禮饋奠必親
雖寒暑不攝受練未久又服長子斬摧傷數月猝發風疾
以八月六日終享年六十九計聞命輟朝賜吊賜祭官庀
葬事十月窆廣州馬川南漢山之下公為人重厚有德量
喜怒不形以忠信立心以謹慎持身與人言坦蕩明白無
一毫修飾見人有善稱道之如不及聞人過惡未嘗出諸
口及至臨政處事剖判是非則又毅然不可奪雖愚夫望
之知其為君子雖媚嫉者終不敢指為邪人也生半月而
母夫人即世平生以不識慈顏為至痛聞人呼孃輒哽咽
淚下事後夫人極其誠孝年老位尊而執子職不以懈人

皆以為不可及過宗黨以恩周窮恤患必盡心力雖窮鄉
遠族來謁親厚無間訓諸子不立程課諄諄然教以義方
授書遇義理邪正處則必反覆譬曉以極其趣及二子登
第并有聲望則深以盛滿為懼稍遇要地輒避不居嘗語
諸子曰吾既位至宰列汝輩俱通華顯此豈薄德所能惟
慄然兢惕無犯招損之戒則幸矣素性淡泊不喜紛華聲
色戲玩之具不近於前平居惟繙閱書史與子晉兒孫談
說古今以自娛立朝五十年清修一節終始不渝未嘗經
意產業已亥罷官無所歸寄寓人家明年始買田以居之
自笑曰吾之求田問舍可謂晚矣媿貞夫人平壤趙氏經
歷琇之文領議政文忠公諱之六世孫也降于嘉靖庚子

四月二日年二十一歸于公宿敬盡道終始不替貧窶之
憂請囑之私未嘗出諸口公深敬之孝順于舅姑奉祭祀
極其誠懃必躬視未嘗以疾病廢戊午聞國母幽閉
痛割于心若遭親喪每宴戒諸子勿設樂諸子請之則
雖勉從不樂也有一宰臣求昏于女督家夫人以其人嘗
置獄辭不善以累母后終不許其識見之高創行之正
士夫有愧者多矣既薨聰明知思與盛年無減每朝夙興
梳洗終日端坐手不釋女二公歿哀毀踰禮制除猶素服
以居考終于天啓辛酉八月十二日壽八十二祔葬于南
漢癸亥閏十月六日俱遷于揚州長興里道峯西麓癸向
之原同穴而窆就先兆近地也子五男一女敬立文科忠

清道觀察使義立文科今為慶州府尹貞立進士前豐德
郡守禮立德立皆業儒早夭女觀察使權盼其婿也敬立
娶僉正李好約女生二男三女男曰仁啓監察曰世徵為
禮立後女適判書金蓋國郡守任孝達參奉李志一義立
娶正朴文榮女生一男四女男曰仁迪早夭女適正郎黃
隨縣監安鋌進士朴以章監役李孝一後娶牧使鄭煥女
生三男二女男曰世獻世亮世蓋女幼貞立娶學生金大
復女生一男曰世壽進士權盼生二男二女男曰倣正字
曰侗佐郎女適翊衛李如圭進士睦樂善內外曾玄孫允
七十餘人經世以承鑿坡得累月侍公於銀臺蓋嘗過蒙
獎許折董行以接之後與公二子定交於寮案之間則寅

緣納拜於門下者又有年矣府尹公暴然在服之日以墓
道之刻泣以請實以受知深而覲德熟也義不可以筆力
不逮辭遂叙次其既系之以銘曰
人之愛君乃嚴恒性豈由外假帝畀其秉惟愛惟大責難
為大何彼具臣以順為愛君可亦可君謂之和縱利于身
負國則邦偉哉我公審審隱躬退思補過進思盡忠與與
于君恐不克舜惟其愛深是以誠盡公之降生考夢有祥
有韓葵鄧滿堦傾陽錫之嘉名以徵厥初丹心炳炳永終
其譽弘毅之資清慎之德 先王所篤國人所式謂必登
庸胡不憖遺老成去亡國艾茂資道峯西麓有寧其宮公
歸矣憾後人之恫

雙節碑銘并序

雙節碑者孺人韓氏及其小姑鄭氏并命之碑也壬辰之
亂二婦人隨家長避兵于所居之北大洞山見石崖臨江
巖削而隕下高可數十丈相與語曰脫有不幸此吾二人
判命處也聞賊來則必伏匿於其傍一日韓氏中夜而寤
語族媪曰夢一婦人與我十髮是何兆也媪曰髮首飾也
而得之必吉韓氏歎曰已到此地有何吉事惟死得其所
則為吉矣居數日群議以為此山背有賊路前阻大江甚
非善地雖有小險我能往寇亦能往不知違而去之韓氏
與小姑泣謂其夫曰何計之誤耶賊之焚掠四出其善避
不可必與其中道過賊見斫於賊手曷若自投於深淵為

繫而全耶今舍此欲何之乎強之則頽然怒執不從翌日賊至遂相携投入江死嗚呼人之所怖莫大於死惟其怖死故百事無是處滔滔者世皆是雖平日讀書談道理行然以士夫自居者卒然撞死地鮮不錯亂喪所守其或事機稍遠可容思量就避而能不為利害所動預擬死所視之為樂土而不懼者又千萬人僅一人矣而二婦人乃裕為之非清明之氣粹義之質貞固之德得之厚而守之專其能之乎吁其烈矣方其走而赴淵也韓氏姑即鄭氏母也急呼之曰老身在汝輩何往啼號而已無及聞者莫不隕淚二婦人既死舉家轉避他地欲留一奴收二屍莫有應者有名命春者泣前跪曰隸也不得吾主屍無以復

見矣時賊之往來汾江出伏以求之鄭氏髮長委地且未笄矣去溺所未遠髮繞柳而止韓氏惟蔽面袒袖於對而已既命春為賊所獲呼里人謂曰我竭力求主屍七日不得今死矣汝可歸報吾主遂不屈而死亦烈行所感也二婦人平居以孝順俱為宗黨所稱死時韓氏年二十四鄭氏年十八矣事聞朝廷懿之命旌其閭韓氏子所恐掉楔之不足以傳久立石以表之索余文以記之余以為國乘可放口碑可徵無待乎贅言遂畧敘其事而并錄其世系于後使刻之以竊自附於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之意去韓氏籍清州高麗開國元臣大尉蘭之後考諱苻鄭氏籍東萊高麗左僕射穆之十六世孫考諱湜兄榮

後即韓氏之夫身榮邦皆士人有志行銘曰
生固所欲苟生則辱死豈不惡善死則樂人受哀於上帝
孰羞惡之無兼哀慙熾而理晦紛辱身而虧行有齊二女
獨全天畀婉婉方弱質烈烈方義士有夫方相持有母方
為賴知此死之未忍奈此節之不可挽蒼崖立方如削江
水黑方千尋檐相持方投空雙蓮共折方二壁同沉馮夷
敬焉方波涵湧天雨泣方日光愁非倉卒之流決寔同心之
務謀片時方舍命萬古方流芳豈有意於流芳悲傷感歎
而入自不忘龍之縣方洛之浦曰伊人之故里鏡貞珉以
詔後必有泣而有泚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碣銘

通政大夫戶曹叅議韓公墓碣銘並序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秋七月久庵韓公考終于漢師西郊
勿移村之私第計出賢公卿大夫以同道慟經生學子以
考德傷雖平日異好惡不相樂與愚無知如吏胥之輩亦
皆齋咨歎惜曰善人亡矣所泣郡邑父老士子爭來致奠
賻笑之甚哀君子以為公之得此於人蓋有道矣質端而
氣和言溫而貌恭其慈詳足以利物其悃幅足以動人其
素心平恕幾乎所謂無怨惡於一人是宜其死之哀而其
沒之不忘也嗚呼此可謂善觀公者而公之所存則又有

非此言所及者公諱百謙字鳴吉其先清州人有名蘭當
麗興初勳登一三韓爵三重大臣位太尉子孫世冠冕有
以功業顯有以德行名相望於麗乘入我朝有名尚敬
蒙開國勳官至領議政諡文簡議政生咸言道觀察使惠
觀察生左贊成繼樞贊成生漢城府判官諱士武是於公為
高祖 贈左叅贊西祖諱承元益善郡守 贈左贊成祖
諱汝弼文川郡守 贈領議政考謹孝胤以禮公躬為特
所重不幸早世卒官鏡城府判官春秋館記注官 贈左
贊成妣貞敬夫人申氏麗朝忠臣壯節公崇諱之後禮賓
寺正健之女也公生有美質幼而耽書年十七八慨然有
求道之志聞習靜閣公純隱居行誼以古道訓後進造其

門請教閱公與語而愛之乃告之曰子不聞朱夫子之說
乎修身之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作聖根
基不外二書士欲為學當從此入頭去公惕然感發遂從
而卒業得聞學問二程師友淵源甚親切雖嘗隨衆作舉
子陞上舍所重不在焉庚辰丁外艱外除纔闋歲又受重
王母憂積年瘵夜絕無外誘乃得專意於窮格之功先取
啓蒙書俯而讀仰而思沉潛觀玩夜以繼日其於象數之
原變化之妙益有心融神會欲罷不能之味自是屢去科
業社門下帷大用力於義理之書上自六經語孟之旨下
逮濂洛關建之言無不漸涵尋繹及復叅考其研索之精
見識之透已非世儒所及而專於為己恥於求聞常以韜

欽為務故人亦鮮知為篤學之士也丙戌有薦者授中部
參奉尋換出慶基殿未幾又換宣陵病不就己丑逆獄
起柄讞務入人一特縉紳多見証讖公坐在湖南與震吉
相知被收拷幾死責配壬辰蒙大霽路梗不得歸適
有邊民煽亂以應偽官軍潰散莫能何問公與同謫一二
士人洒泣號召得首惡者誅之一方以定事聞行在特叙
為內資直長明年始趨朝移拜漢城府參軍甲午先
大王闢講筵命進讀義易寔重恢更始之初也帷幄諸公
共薦公精於易學請破格入侍以資講說上許之喜雖
中寢時以為榮大臣急人才違請勿拘資格以十條取士
以備撥亂之用公以有學術識時務應首選擢洋戶曾佐

即尋移刑曹出補安岳縣監治常最陞授咸從縣令安岳
民詣公車號訴命增秩而仍之已多有不便謝病歸庚
子以刑曹正郎除寧越郡守辛丑第尚書公貳體府臨本
路法應避遣授工曹正郎先大王以周易傳義互有不
同句讀音釋當須兩存而學者偏主程傳命聚中外儒
臣設局而釐正之未出身與其選者公與洪公可臣鄭公
述數人而已尋以詔使將至停其事出公為延安府使
詔使回馳驛召還陞司道等正討論商訂之事多出
於公事完錫一等宴時公已赴任清州特命進參亦異數
也甲辰本道上實績下教書褒之進階通政丁未考滿
入為掌隸院判決事遷戶曹參議戊申先大王昇殿兵

火之後儀軌散失禮官當大喪倉皇同措大臣知公習於
禮趣令入治殯廢事龍衣諸儀賴以不愆時貞敬夫人享
尚書公榮養在平壤府不安節公呈請馳省上章乞解職
曰極論貢物之弊為生民大瘼并陳改絃之策節目甚詳
事下 廟堂李相公元翼方聽經已善其言遂置宣惠廳
先試于畿甸至今畿民之按堵息肩實自此始五月丁憂
庚戌服闋例授西衙喟然歎曰吾素多疾病不樂仕進今
老矣親又不在盍亦從吾所好以終餘年耶先是尚書公
買田西湖下亦伊村以餉公公築小屋以居至是就其地
闢書室曰處其中溫理舊業以益求其所未至則造請愈
深而樂愈真矣遂改村名為勿移作記以見志辛亥冬除

坡州教又不欲偃蹇黽勉赴之未幾解絃歸三矣丑之變
尚書公被重譴則益無意人世哉坡州解由於家却掃深
居絕口時事日與子姪輩談說經史紬繹義理瓶粟屢空
而晏如也越二年以流頭日薦時食家廟曰傷暑疾革遂
不起享年六十四尚書公挈其孤以喪東用是年九月葬
于原州治西佳麻島先兆次用顧言也始贊成公既歿公
幹家盡奉貞敬夫人承顏養志無不曲盡室妹未笄者四
人教養有方婚嫁以時時王母夫人亦在堂期功滿室而
能左右周旋未嘗以事育之具少貽貞敬憂常慕張公藝
之風欲與九族同居略倣司馬家儀草成一書以為制財
用給裘絀之規雖方詘勢拘未克如意猶興尚書公半世

同財殫如僮僕皆眼其誠家庭穆然處事制行動以古人
為法如冠婚喪祭之儀則必博考禮經務要情文兩盡平
居終日端坐凝神靜默雖讀書聲不出口望之莊重若不
可親而及其接人則和平樂易披露誠悃人無賢愚皆待
其歡心如過後生小子則為之陳說道義其言明白懇惻
簡易條暢叩竭兩端必欲其入於善蓋其好善之誠無間
人已故其為郡邑亦以是心行之興學講武必先教養治
民御吏一以恩信未嘗以鞭笞督責為務凡有施設必奉
拳於遠圖而不欲求效於目前故方當 國家多事競為
嚴急之口能體統相維情意交孚事集而民不怨規模布
置常為後至者所取法公為人恬夷簡靖若無所能而見

諸行事必詳密有條理窮經致用之力也公之學以思為
主字求其訓句求其義錯綜處欲其蘊會疑晦處欲其破
綻窒碍處欲其通透反復研窮不得不措嘗謂六經文字
為註疏所掩寢失本旨讀者不可太泥於心有所未安則
雖先賢所論亦不苟同如論孟子怨慕章曰孝子之怨正
所以慕其親自與不敢疾怨別是一義故此章及小弁章
皆先言怨意而歸宿以慕字孟子之意斷可見矣豈獨子
之於親為然臣妾之事所天莫不如此此終風離騷所以
為忠臣節女之先唱而人不以訕上詈夫疵之也怨望之
律擬之不道乃漢家深文非先正忠厚之意也真所謂發
前人所未發而有功於世教者大矣在止塞艱危瀕死猶

以書籍自娛有生死相殉意方徹懸尚書公侍叩以死生
之理則公氣已不續而猶舉大易原始及從之說作喉中
語以應之且曰吾誠不自遜於書有一點明處恨病不能
自力止於此耳其終始典學之誠顛沛不貳至死炳然嗚
呼真可謂為好矣所著書若干卷藏於家其言理到多可
傳者啓蒙潔著辨多方解幽風說等篇又皆立言於先賢
成說之外雖其精粗淺深有不可易言而覃思方索之功
開卷者當自知之矣公先聘綾城具氏士人思仲之女未
一年而後再聘咸昌金氏散階廷俊之女有一男一女男
曰興一進士娶判書吳億齡之女女適士人洪棊即寧原
君可臣之子也公卒之五年尚書公在謫所以書來徵銘

於經世曰知吾兄者多矣其深者莫如子辛辛圖之噫經
世從公遊久聞所未聞者甚多觀異日學以進得以就正
今已失所圖矣惟是直叙平生以告來世乃不華者之責
其忍辭諸謹擬尚書公之狀而參以平日所見聞書其大
者如右系以銘銘曰

溫恭德基大雅有訓昔公舉此曰學之本我繹思之實其
旨哉與說言合志遜修泉既而觀公允蹈斯語思學兩進
謙謙作所幽羽鉅細索丘典墳靡曠不探會之一源既有
而實若無若虛神明內腴和煦外噓人悅其光莫窺其蘊
其蘊伊何可施而運小施于邑北而未究卷懷長逝在公
矣疾莫久匪言不朽者存後欲有攷徵此刻文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李公碣銘并序

嘗聞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觀於 贈參判李公而信斯言之不誣矣公家甚貧不能了伏臘然未嘗殖貨利營資產惟課童僕力耕稼給一家裘飴不給則以糶繼戾然不為意資二子遊學不問遠近惟有德是就方二子幼稚時即令離膝下從師不欲遠則撫背而詔之曰回欲汝輩常在側但讀誦須口軟過時則勤苦而難成歸寧則與餅餌啗之不許宿留曰為學最忌間斷可速還門館既有知則常丁寧之曰吾少失學老悔無及汝兄勞苦不勗吾先業替矣夫人賢又能不為有無慮為二子迎致賓友有剪髻之風二子由是能勤學敏求日邁月征蔚然以文

學行誼見重於人其季又大肆力於詞章取科第歷清顯諸孫滿堂雍容爛雅以詩書為業入其門者舉司知李氏福祿方至而未艾皆公之所封殖也嗚呼避哉世之為不仁積金帛立子孫產業者較公所得其相去又如何也公為人真率愷悌無一毫修飾以孤奉慈闈盡其歡撫養七弟妹婚娶以時諸弟有不檢以誠意教道之不加惠詈待人以恭無道不報遇有窮乏者斥其有以周之公諱守仁字春卿其先興陽人世為簪纓曾官封事蹟詳在家牒今不著高祖諱堰為南原府 光廟以御札獎清白陞尹全州府既去民立生祠祭之曾祖諱壽川司憲府執義祖諱兆年儀仗庫判官考諱琢不仕妣商山金氏集賢殿副

提學尚直之後公初娶金山金璉女未廟見而疾瘳于其
黨再聘高靈申氏諱守涇之女 贈領議政播之玄孫即
所謂賢夫人也 二子曰坤以生負累為洗馬為察訪不
能俯仰輒棄歸曰汝嘗為弘文館校理一特童劄皆出其
手一女 贈主簿李茂男其督也察訪娶安守仁女生男
長一圭次德圭身圭女適金思校理娶文秀民女生男長
大圭進士次元圭女適李蘊再娶具忠胤女生男文圭光
圭貞圭女適趙興遠其一幼側出男山圭主簿有一女適
權景行公生于嘉靖甲申不淑于萬曆壬辰鞍嶺之兵中
夫人殉焉合葬于酉川南岡先兆次卯向之原初 朝廷
降恤典 贈公宣務郎司膳寺主簿後以季子再參原從

勲推恩累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金
氏申氏俱 贈貞夫人始公貧困有相者過之曰子無恨
後必有以子貴受恩錫至是果驗經世與二子相善如兄
弟亦嘗升堂展拜執子弟禮矣二子屬以銘不敢辭銘曰
有子難才有才難毅公毓其英又勛以學既麓既藜終食
其報簪纓再赫圭璧非寶瞻彼西麓西溪之潯有窈其宅
有蔚其林公生所居公歿而藏以燕以庶後人其昌

中有大夫成均館司成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冲字和吉姓金氏高山人高麗門下贊成事諱匪躬
之後也贊成後有贊成事諱昂臣善山府使諱謙集賢殿
副提學諱尚直內苑署令諱慎知世為簪纓曾令即公之

高祖也曾祖諱克孝副司果祖諱三山不仕考諱顯自號
畏齋 中廟己卯歲以慕古尚志學問醇正被公薦登賢
良科授成均館典籍妣宜人鄭氏士人休之女以正德癸
酉生公公幼學于家庭以文藝有治歲辛亥 明廟祀先
聖取士公擢第一即拜成均館典籍尋主太常簿遷刑曹
佐郎司憲府監察癸丑佐海西幕兼春秋館記注官甲寅
秩滿對移湖西不久而罷丙辰通判咸興府丁巳罷遷遷
成均館直講歷戶曹正郎承文院校勘辛酉出宰平澤縣
乙丑棄歸丁卯復為戶曹正郎遷奉常寺僉正成均館司
藝戊辰守草溪郡己巳罷辛未遷成均館司成授繕工監
正壬申四月哭長子甚毀十一月病卒于京第享年六十

明年三月歸葬于長川楸洞辛坐乙向之原先兆次也公
廉潔簡拙與人面冷平居無詡詡微逐意立朝尤不為趨
承干謁事有以關節至未嘗曲徇以此所如輒齟齬或遭
媒孽素不飲視酒如醜在湖幕以沉醜見彈聞者笑且嘆
公亦終無俯仰意所居四五里許得一丘愛其溪流清淺
樹木葱蘢自平澤歸結小茅屋取足容膝榜曰西臺草堂
日嘯咏其中欣然自得不知甌石之屢空軒冕之可慕也
平生喜吟詩尤工於小絕寂寥而有餘味頗為人所傳讀
散逸不收今有一卷藏于家又嘗手記所聞為一書名之
曰西臺異聞錄亦失於兵燹人豐德張氏縣監世綱之
女高麗金紫光祿大夫孟卿之後後公十七年歿合祔公

登享年七十三子二男之岱之行四女士人權以中縣監
金覺生負遠慶長進士辛鳳瑞其晉也之岱娶宣務節潘
士瀛女生一男繼生負之行娶忠義衛安澆女生二男續
絳一女適崔集外孫男女凡八人曾孫男詰餘男三女二
皆幼公之男李君在世時辱與余遊嘗以銘公石見托諾
之而未成其子姪等復以請遂略叙官系行治以寓懸劍
之心繼之以銘曰
有受其唾人則以為恭也右乞其醢人則以為忠也公不
能此宜其躓而窮也人謂公窮公乃自以為通也西臺之
永清且恬方完若公之容也楸洞之宅窈而深方寔惟公
之宮也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金公墓碣銘 并序

金之氏於義城者為東韓望族高麗時有名龍庇仕為太
子詹事其子宜為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子孫遂輝
赫允歷五世至公之曾祖副知承文院事諱漢啓皆以鉅
卿達官名于世惟公之祖成均進士諱萬謹考象節校尉
諱禮範始隱不仕公之妣曰寧海中氏郡守命昌女也公
諱璉字璿中生而岐嶷幼而知學伯姑督權公幹有家行
以孝悌教人公甫成童即往受業阮冠聘驪興閔氏則閔
氏之季父曰世貞乃 中廟朝賢良科及第己卯名儒也
公又從之游得聞當世諸君子緒論自是聞見日廣藝業
日進遊太學八上舍駸駸為輩流一昨推許尋棄舉子業卜

築于鯨河縣之傅巖以訓後生為事闢書堂一區聚子弟
及鄉之蒙士于其中立科條程督之提撕誘掖備盡其方
積數十年不輟學徒稍盛絃誦聞一境公之五子三人取
大科二人升上庠皆及公康健時為公之榮歲時首覲韓
芻滿床觀者嘖嘖歎始公之生也進士公奇愛之小字
以文會曰是孫必能昌吾門至是而果驗焉公居家奉二
親甚謹首寒燠俱備滌務盡其歡喪而致哀廬墓三年友
弟妹為至分財產不置券家庭無間言撫育甥姪如己子
其貧不能嫁娶者悉力資遣之尤致誠於祭祀齊之日飭
內外無得譁祭之日肅敬將事常曰祭祀不謹則祖考不
享亦人家興替之所由也可不謹乎至於禋祀非鬼之事

則又憤疾之若况已巫覡不敢入其間縣之南山有祠俗
傳高麗廡興邦乃其神巫覡輩倚以作妖肆為誣惑公馳
往數之曰汝以前朝巨奸死有餘罪豈可容汝不靈之鬼
以惑愚民乎即毀撤之俗以稍定嘗語諸子之仕者曰事
君之道當以積誠見信為先然後犯顏而能入又曰人寧
直道以死不可枉道以生汝等為君子而死則吾視猶生
也為小人而生則吾視猶死也晚年游寧海之青杞縣愛
其山迴水繞有耕釣之樂遂挈家而居之課童僕力農桑
以自給每遇佳辰令節黃鷄白酒招山翁溪友相與為真
率酒數行輒命射先決拾呼耦鶴髮童顏昂然正立發必
破的一座皆驚以為地仙焉臨命怡然謂子弟曰吾年逾

大臺天餉我厚矣復何求哉公生于弘治庚申歿以萬曆
庚辰得年八十一葬于臨河縣東景出山震向之原與閔
氏為前後封閔氏故左議故齋之五代孫秉節校尉世卿
之女得婦道甚先公三十四年年若干而終公歿後十二
年壬辰公之男誠一為慶尚右道節度使推 恩贈公嘉
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閔氏貞夫人公之祖
若考皆有贈如式又後十四年丙午 朝廷以誠一討賊
有功錄宣武原從勲一等加 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兼知義禁府事嗚呼公之榮於是而益顯矣男長克一內
資寺正以詩嗚次守一成均生負自知道察訪次明一成
均生負早卒次即誠一有德行有事業後學稱為鶴峯先
生季復一昌原都護府使女長適柳城次適成均館直講
李逢春季適柳瀾庶男衍一庶女二內外孫曾男女凡百
餘人公之孫叅議涌於經世為執友一日以狀授經世而
言曰此吾叔父鶴峯公所狀吾王父之行也諸父為王父
具麗牲石請銘於西厓諾而未成諸父相繼淪沒西厓又
已下世涌等既悲且懼思以累吾子以成諸父之志幸卒
圖之余辭謝不獲退而讀其狀則其末有曰府君身居畎
畝名不顯於世雖有隱德人鮮知之知不知雖無加損於
府君而人子顯親之心自有所不能已者若其溢義以取
譏則又諸孤之所大懼也嗚呼是足以傳信於百世矣後
生晚出何敢贅辭謹擬其大者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孰不愛子患不能誨亦或誨之久則必懈能誨能久惟公
能愛不為小仁為大仁害匪亟匪徐有秉無改皓天不忘
俾食所溉既中既才亦騰其韻公在高堂庭鳴玉佩封植
之澤逮茲未艾維公有行我最其緊孰不可書維此允大
景出之麓江源濺濺我銘斯闕以詔來昧

弘文館應教公墓碣銘并序

公姓金氏諱光燁字而晦系出順天國初佐命功臣議
攸府左議政平陽府院君謚襄景公諱承靈之六代孫也
高祖諱若均贈嘉善大夫刑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
昇平君行通訓大夫繕工監正曾祖諱粹洪贈資憲大
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順天君祖諱舜臯資憲大夫

知中樞府事兼知訓練院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平陽君
考諱琛禦侮將軍行仇寧兵馬萬戶妣淑人元氏通訓大
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諱壽長之女公以嘉靖
辛酉八月壬午生幼有美質及長肆力於文字擅名場屋
萬曆庚寅中生員第一進士第二文科乙科由承文院轉
藝文館遷承政院注書自是聲名日盛歷敷清華在玉堂
為著作為副修撰修撰為副校理校理為副應教在諫院
為正言為獻納在憲府為持平為執義在銓曹為佐郎師
儒於國子則直講也司藝也司成也侍講於春官則文
學也弼善也出入臺侍凡十五六年人莫以食浮病之庚
戌秋在玉堂病瘵輿歸鄉曲十一月丁巳沒于豐基墓平谷

里之私第年五十明年葬于加樓山坐坤向之原公持
身謙謹待人和易處事平坦未嘗為崖異之行鋒穎之論
而及至是非所在則又不肯苟同而詭隨故嘗授持平不
就為尚州提督自銓曹乞養為興海郡守亦夷然處之畧
不形之言色平生觀書博覽經史手不釋卷至抄節為書
數十卷要之可以行于世未卒業而歿余聞為善而食報
者不大于其身則必于其子孫當於公之後徵矣公娶成
均生負李仁壽之女生男曰慶後女二長適進士呂姬弼
季適幼學黃有漢孫男一女二長外孫男五女四皆幼銘
曰
醇者質淑者性遜者言勉者行然而不祿奈何命

縣監李公墓碣銘并序

公姓李諱密字君義氏真實高麗末縣吏碩試司馬生子
子脩以文藝取科第官至判典儀寺事從鄭世雲討紅巾
有功封松安君公於碩七代孫也高祖諱楨善山府使
贈戶曹叅判曾祖諱繼陽進士 贈吏曹判書祖諱植進
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灑司憲府大司憲嘗劾李苞
奸邪狀被誣陷拷流卒於道妣貞夫人金氏引儀復興女
也公幼隸庭訓稍長從季父退溪先生學問難講習之外
得之於薰陶濡染者又多同門皆愛重之萬曆戊寅始仕
為南部叅奉乙酉遷濟用監奉事丙戌陞義盈庫直長所
在勤職事己丑拜司憲府監察庚寅授大興縣監壬辰冬

倭寇逼海曲都體察使鄭澈以無武啓遙越三年乙未九月病卒于榮川斗巖村之私第年六十二用其年十二月從治命葬于德通洞坤向之原公聘正郎黃允中女無子女而歿葬于其黨再聘令人琴氏麗朝壁上三韓大匡輔國金紫光祿大夫英烈公儀之後主簿應石之女後公十五年以庚戌三月終壽七十九合祔公塋男三人崇道正道有適女一人宜長李敬元崇道娶忠義弟朴翼龍女有五男夢峯峯崙崙一女金瀨正道早死有道娶叅判金玘女有四男對嘗嚴嵩二女權克堪黃震亨始公之兄縣監公竊無嗣公命有道後嗚呼以大憲公之德之懿而不大施用懼讒而殞意者天必以其報食之于子孫而以公之

淳忠厚為其子位與年又止於是何耶理未可知也雖然又安知後有不可者耶是為銘

習讀申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演字仲浩寧海人性醇而直事親孝與妻子嚴未嘗為非義事人不善亦不苟容學舉業不利調講肄習讀官時執政李公質聞公箕成公世童皆與公強近欲以備百執事公自以拙不勝辭不願遭母憂以父在不得自致及後喪啜粥以終制三年之內日必三省墓雖風雨不廢日中濕痿躄平居庭之間杖而後行遇祭祀則必親之萬曆甲午六月以疾終年六十一用十二月葬于杜音峴丑向之原公之孫典籍楫從余遊久謂余曰吾正父葬已久墓

道無表吾父常為是憂願得一言以慰之因說公平日事
如右約而不華焉余念昔歲戊戌觀風到青鳧其地人為
余言此邑深僻士癸兵亂幸不為所剽遠近士夫為糊口
來者貿貿然塞里間人不能悉給則閉門而拒之號泣丐
命而莫有應獨中其惻愍之義不為獨飽列蓄鼎門外為
糜粥以食之而全活甚多而資產遂空余固已義之今典
藉之撰又如此嗚呼聖人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其
不謂如公者耶其可使之無傳也耶公之先有諱得清以
文科官至正曾祖諱命昌碧潼郡守祖諱春宣略將軍考
諱從渭折衝將軍妣密陽朴氏學生時之女也公之媿曰
全城李氏生負薰之女高麗太師禔之後後公十一年卒

六十九而歿附于公塋子一人慶男孫三人楫丙午文科
初娶司正洪德祿女無子後娶生負金繼女生一男抱有
六男二女穉有二男三女皆幼銘曰
使之仕而辭釐其室以息人而無恠視世之冒祿而愛財
者其相去遠耶近耶雖曰未學吾不之信也

通攸大夫司諫院大司諫魚知製 教朴公墓碣

銘并序

大室鐵津水西前蟾溪病侗

經世少從故教官田公受漢書授讀餘閒吃吃說故大諫
嘯臯公事不厭其言曰外舅為人沉靜恬曠於物無所好
獨好書如嗜慾晷刻不去手凡買書或得 宣賜輒研朱
點句一一勸過雖如儀禮綱目朱子大全語類等書卷囊

浩穰而率不過數旬而卒業焉田公素不為苟言者余聞而歆艷之重歎先輩用力之精勤非後學之所及也後與故學諭金君天英論易學啓蒙當暮章見其讀難書甚易而布筭乘除手口相應無不如法如其來歷則曰嘗得之於嘯臯先生先生之於此蓋所謂精通而妙悟者也於是益知公所以劬精於簡編者不專於詞章記覽而以及及及門為平生不幸也迺者公之嗣子都事君任此以書及金君中清狀未屬余為墓銘嗚呼此豈余之所及耶然而終不敢固辭者不徒以見屬之甚勤蓋欲以自償其平日慕用之心也謹按公姓朴氏諱承任字重甫其先羅州人高麗右文館直提學尚裏之後 本朝依命功臣左議政平度

公嘗之六世孫也曾祖諱兼鈞司醞署令 贈左通禮祖

諱孰名副司直 贈左承旨考諱珩成均進士 贈吏曹參

判妣禮安金氏 贈貞夫人皆以公貴也公生而秀異幼

稚時受史略問曰武王既為天下伐暴則何不擇商宗室

賢如微子者立之而乃自取耶恭判公大奇之未成童詞

藻已渙發欲赴鄉解恭判公慮太驟不許公作駢儷文五

十餘句述其懷見者皆驚歎自是聲譽蔚然屢冠解圍年

二十四陞上庠取魏科選補承文院數年間遷藝文館承

政院弘文館凡參下望職無不歷敷至以正字 賜暇湖

堂則又世之所罕也嘉靖乙巳 仁廟以聖德出震玉堂

上劄萬餘言極論出治之本正始之道更化改紀之務公

所草也陞修撰尋遷史曹位即同僚欲引進匪人于塗地公
以為不可則遷公正言而以其人代之先是陳復昌以公
有重名欲籠絡之要請甚勤公終不見至是復昌為持平
勢焰熏灼公欲劾之同席愕眙不從翌日呈觀南歸尋滿
職復昌嗾李^十將搆置重律李^十力解之止罷公禮曹
正郎戊申丁^十內艱明年^{六月}荐外憂服除除^{辛亥八月}玄風縣監歲饑而
疫民多札瘥監司以公有愛物心委以諸邑賑恤事出入
僵殍中盡心拯濟所全活甚衆丁巳由^{正月}直講遷^{七月}司藝時尹
兀衡方顯柄公棲遯散秩杜門讀書絕不為所濡染明年
出為豐基郡郡甚^元弊倉實空虛或勸公宜由使臺徵欠
於前承公義不可為之薄自奉縮浮費以充之遂焚其廩

券秩滿授校勘不就尋拜軍資正轉判校乙丑陞兵曹參
議丙寅遷^{丙寅五月}同副承旨居半歲適俄拜^{八月}晉州牧清淨為治不
煩箠楚而豪猾畏戢隆慶己巳^{八月}賀至于京師故事使臣於
禮部有見堂禮於鴻臚則無之 穆宗初始以文官為鴻
臚卿以重其任則禮應相見而使臣^{依舊例}鴻臚怒貶
使臣班令序於僧道雜流之下使臣^{使臣班}僭首就^列不辨而還
公至則呈文禮部往復論辨遂得立班如初後 上見中
朝通報有朝鮮使臣失禮序班越祿等語 命廉問于前
後譯官則皆以為事在後行而公終不自明 上考據歲
月遂罪前使一行人皆大 先王之明而服公之雅量辛
未觀察黃海道壬申入為左承旨萬曆癸酉轉都承旨甲

戊出尹慶州府府有集慶殿奉安 太祖影人無大小欲
見輒開公謂不宜若此襲乃令奉審外母得擅開新羅廢
苑甚廣可種粟數十斛藝蔬其中以供官用瓜果狼戾而
後民不貲公捐其地什九以為屯田民甚便之丙子復拜
鄱承旨丁丑授江華府以事適尋拜驪州牧創置書院立
廟祀慕齋金公民有厚儲而薄母者公綁致而譬曉之其
人頓顙服罪自是事母謹以孝聞辛巳除春川府明年謝
病歸癸未旬工曹叅議拜大司諫是時朝論分門各為擠
授公坐言事忤 旨左遷為昌原府使未滿八月解
歸皆特命也明年丙戌年七十以病卒于家葬所居榮川
郡東林丘村震向之殿乃公外祖考金公萬鎰之兆次也

後鄉人慕其德立祠于社而俎豆之八風儀俊偉字量恢
弘凝重寡言喜怒不形非疾病則未嘗有情容人與之處
久而不見涯浹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用力於論語及朱子
書有疑輒記反復紬繹必求通透嘗以質於退溪李先生
多印可焉李先生所編啓蒙傳疑象數諸家微曠難
曉而能一一研究各極其趣至於星緯美數等事亦無不
理會而精熟蓋其不局於一藝如此性好澹泊衣食取足
溫飽所居環堵蕭然在都下賃人屋以處夷然不以為意
平生不喜交遊不輕論議雖仕宦時公退輒歸歸輒閉戶
沉潛子弟或問以時事則曰非汝輩所當與後進請業則
雖顯蒙以為之傾倒提誨為文章不為剡銘下筆滔滔如

不經意而精健典實自然人不能及亦未嘗以是自多
時為遠接從事所過亭館不為題詠時或發於酬和而禁
不懸叔不欲術其能也中年以後益不喜賦詩曰詩令人
浮薄不可留意也所著有孔門心法類聚綱目心法等書
示脫稿只有文集四卷行于世公配貞夫人體泉權氏執
義五紀之女孝順儉勤甚得婦道哭母哀毀成疾年五十
三而逝葬于他所公後移柩焉男長曰漁次曰滾義葉
府都事曰深進士曰既制空出也女長適 贈判決事李
復允亨適田克禮即說公事不厭者都事有男二捨茂禁
府都事從茂進士女一適察訪金樂善進士有男擇茂女
適主簿李慶流判決有男五四遲同知中樞府事曰邊適

皆參差曰迥曰達僉正女三長適 贈都承旨高從厚次
適李根坤李適金克銓教官有男見龍天女二長適士人
洪慶約李通宣傳官金起先內外曾玄孫又一百四十餘
人銘曰

大雅去邈文弊而工不蓄其有慕組為功剽竊見聞詞不
已出或奇而晦或華而薄惟公積學日大以肆上窮顯靈
旁搜百氏設為文章渾厚而光譬彼河江源遠流長有大
於此文藝其末孝悌于家辭修行潔覃思大原靡曠不探
有來求我如車指南俾專臯比或掌絲綸必煥三箴施及
于人寔于明時匪公無祿來者有考請視斯刻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趙公墓碣銘 并序

余友趙承旨誠立持新在興原既練而狀其先君子世系
言行授其弟恭立走京師請銘於余非所敢承也第念往
在中興初余以副提學承召赴朝與承旨君同家而甚
驩自得拜公於寓舍瞻其顏範聽其緒論既又聞身精易
學有所論著而不以示人屢請於承旨君得以盥手而卒
業則知其用力之深杲如昔聞而為之歎歎焉不數年而
公歸故山又不數年而公下世則俯仰今昔又為之興哀
而出涕焉今於是後若以不逮辭即余前日之涕為無從
矣遂禮辭而許謹攷其狀而叙其槩如左公諱遶字仲謙
橫城人其十七世祖昱仕高麗光宗朝為翰林學士其後
奕世鄉相至六世孫永仁官太學士諡文景是生仲太學

士諡文正是生奉珣太尉平章事諡光定三世文章事業
俱在麗史本傳公曾祖諱哲守司果妣金氏永山府院君
守溫之女祖諱俊平壤府廢尹妣高氏右贊成荆山之女
考諱應世濟用監副正在家以行誼聞在郡邑以舉職稱
妣盧氏僉知中樞府事公佐之女公生而岐嶷容質端粹
與金孝元李敬中同里居而同年生髫鬢相長皆明秀不
几里中為之語曰金白玉無塵李雪月交輝起春風解水
一日公謂兩人曰士相交不可一刻無信取一片竹作小
牌刻信字三判之各佩其一約曰失此則是失信當絕他
日金失之公章絕交書以責之父老見而異之及長植志
於學歆負笈從退陶李先生以副正公不能一日無公於

側不能也副正公中年多病公日夜不解帶醫巫十祝無
所不用其極至嘗糞以驗差劇常誦曾子之六曰親戚既
歿雖欲孝誰為孝違違知有所不及者左右就養餘力學
文戊辰中司馬游泮宮為多士所推重有大議必取正焉
甲戌副正公授送終諸事必誠必信既虞猶啜粥廬墓三
年躬執祭饌哀毀日久幾不勝喪兄別坐公進極力救護
得全焉自此絕意舉子業日取近思錄心經周子通書太
極圖說而玩索之杜門深居不事交遊雖素與親厚者一
登顯要則輒斂避之丁亥以太學薦拜司圃署別坐歷義
禁府都事凡三已而三復辛丑始遷典牲署主簿兵燹之
餘官舍蕩然而無力營治公視官事如家事凡司中例分

如柴草等物皆不自取悉乞鳩聚以造公解以至姓牢諸
具無所不備老吏歎曰老物閱官人多矣未曾見如此官
也癸卯由司憲府監察除漣川縣監不數月而政成吏民
不敢欺明年以事忤罷官罷即日投紱而歸行李蕭然家
徒壁立甌中生塵而夷然不以為意下帷沉潛益知其所
未知如是者十餘年甲寅見主昏日甚權奸顯國方議廢
母后李相元翼被逐疏儒洪茂績金孝誠等相繼流竄喟
然歎曰可去矣遂盡室出城買舟載琴書携所養鶴以行
人望之如神仙焉到蟾江愛其湖山明麗誅茅以居族人
多從之者以獨樂名其室蓋取其先祖文正公舊號以自
揭平日與兒孫講學其中門外無雜賓惟時作花樹會苟

在屬籍無尊卑老少俱懼然也癸亥 天日重刑群賢彙
征縉紳交薦公為平市署令遷堂樂院僉正一日登對言
罷文樂以瞽師代引喻古禮辭意懇 上為之動容朝
廷以公年踰八耄進階通政公自以老倦不樂居京師乙
丑退歸舊廬自號隱隱作序以見意丁卯正月內辰考終
于正寢享年八十六歿時康寧無疾病飲食起居必平日
一文微有昏瞽使鷄鳴怡然而逝信所謂乘化而歸也用
其年三月葬于所居蟾江東艮坐坤向之原從治命也公
為人恬靜慈祥惻愍無華行己以恭待人以誠雖閭里頑
夫聞其誨喻無不敬服壬辰之變流離四方所至人皆享
遇如舊相知者與人辨論未嘗堅執已見曰義理無窮不

可求勝居官處家未嘗有疾言遽色有犯罪者必先教誨
而後折揚曰以口舌代鈇鉞方好嘗戒子弟曰人能卑以
自牧則物不相凌若先為倔强未必服人而羞辱至矣不
亦勞且拙乎又曰人臣論事直截尚矣然徒務矯激而辭
不婉順則自取直名而無益於事當積誠以導之程伯子
之言曰新法之禍乃吾黨激成之何可獨罪安石此言宜
深味之蓋其溫恭謙遜之德接於人而發於言者皆此類
也至其臨事制義則又斬釘截鐵不以利害有所撓臨海
嶽之起兩司迎光海意旨以按律請且脅王堂使之同辭
子誠立時為修撰立異而出憲長與公舊使人諷之曰禍
必不測可且勸令從衆公曰吾平日教子義方或母失墜

今何可教以詭隨耶禍患之來非可巧避也洪茂清之抗
疏也子恭立命立將與同事以稟公公曰士而非議朝政
罪也今則三綱絕矣汝輩能一言以維持之吾死無恨矣
其剛介又如此公幼喪母鞠於從祖姑事之如母及歿喪
之如母喪既闋孳子貧無家無以奉祭祀為之經紀其事
造家舍庀器用使居之割東郊田以益祭田聞者服其義
然在公為細事也公所著讀書講疑十卷權襍錄一卷箴
於家公配金氏廣興守世輝之女判書鎧之孫自幼端重
遊戲不出閤生長綺紈而絕無驕矜習及笄舉止言動暗
合於禮好讀小學內訓等書教子女必以是奉祭祀饗賓
客必躬自具饌割肉斷菜必使方正待妾御如婦如常語

子弟曰父之所近是亦母也汝等何可不敬婢僕或有狎
侮者則痛加呵禁庭幃之間雍穆肅敬尤惡左道人或語
及則必嚴辭而峻却之無不慚懼而退公常曰吾平居賴
夫人規益甚多此吾疆輔也先公四十五年而卒葬于廣
州地公以遠先塋為恨每欲移葬而未果及公之葬諸孤
等前事遷厝而合柩之子男三人長即承旨君次即恭立
縣監季命立女三人適兵曹佐即李慶流別坐季就東萊
府使鄭基廣承旨生一男曰崙二女歸判官鄭昌祖博士
安時賢縣監生一男曰欽命立生一男曰崙內外孫曾男
女凡六十五人銘曰

少而嗜學老而忘食學既徒嗜攸好在德其室屢空其德

彌豐既壽且康君子令終天錫公福在五父一天庸玉成家食亦吉蟾江東麓有寧其宅後欲知公請視斯刻

贈吏曹參判行山陰縣監金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大賢字希之姓金氏豐山人麗朝奉翊大夫三司左尹安鼎之七世孫也曾祖諱揚震工曹參判以材德服一世長諫院劾駙馬金禧第宅踰制禧安老子也用是為安老所擠祖諱義貞早以文行名登第未久拜弘文正字安老已嫉之及為正言奸黨忌其剛直相與搆捏之遂不振考諱農中訓大夫掌隸院司議妣淑人權氏安東大姓高麗太師辛之後軍資監僉正鎰之女公以嘉靖癸丑二月七日生幼而茂秀長而渾厚且有才為儕輩所推許壬午

中司馬其後屢薦名有司人皆謂朝夕且升辛卯司議公棄世則淑人已先十二歲歿矣自此無意進取泊然也李相國德馨金參判功在銓曹交薦之乙未除省峴道察訪例遷高衣院直長禮賓寺主簿辛丑授山陰縣監明年三月十一日疾終于官春秋五十用其年八月葬于醴泉洽南廣石山子坐午向之原參判公兆次也以公稟賦之美宜顯且壽而天之所以福之者止於此豈非所謂不宦者耶公寬裕有局量不色於喜怒與人言和氣盎然未嘗以數眉厲聲相接然到截然處則又刀兩段嘗於廣坐中有語侵賢相者頗肆慢侮公正色責之其人素狂以不下人自許而言下即服俯伏慚謝幼時嘗受學於成牛溪既

長歸南中庚寅間至京師不往謁或問之則答曰此人負
一世重名位至宰列布衣寒士何敢遽至其門其嘗與友
人詩有曰受氣從來病太柔於剛上著工夫蓋其平生
和而有制者由有點檢矯揉之功也公歷職雖少未嘗以
小官而不盡心在省峴招來散亡撫摩凋瘵使燹餘蕩殘
之地得以稍完及歸吏卒立碑而追思之在山陰列邑文
廟率皆立墟雖大邑物力亦多未及重遠下車初即招喻
邑之父老子子悉意重修除出官屬若干以為養士之具
所至皆以能舉職稱公有舅氏失性多暴怒小拂其意則
雖專行輒慢罵公比屋居三十年待之盡其道舅亦未嘗
一以悖語加之財產間益多難處事公能多方措畫終不

失其懽有執友病願親舊皆避不見公獨往來過從如舊
至於相對飲食人竄疑而問之公曰斯人之有斯疾非其
罪也何忍負平素相許之義而絕之於疾病死生之際乎
其人常感泣其子笏父視公公愛人利物出於天性壬癸
兵荒饑殍滿國中厲疫又大行朝廷令列邑開場賑濟
而事委吏輩民不蒙實惠相枕藉死且盡公惻然言于邑
宰請自幹其事布置有條理晨夕躬造其所檢視饘粥時
其緩急而先後之蓬頭鬼面呻吟之聲四起而略無厭惡
色惟恐賑救之不及平生慕陶靖節之為人作堂以居扁
以悠然自述其興以記之有曰山有雲出無心堂有琴撫
無音其高懷雅想翛然有出塵之趣素好山水在山陰愛

鏡湖換鵝之勝公餘柱笏吟賞時招邑中佳士作習池之
遊超然若與世相忘者也居家節目疎濶不以產業為念
而居官則綜理微密隨事盡力李公時發按節嶺南以政
績聞命陞叙未行而公已病矣病力自知不起作書與親
舊訣而神色陽陽如平日一日絕而復蘇子弟呼而問之
徐曰吾方做大夢矣及卒篋無餘衣縣之士人吳長權灑
朴文樸等解衣以斂之公於書無不涉獵而酷好王史手
未嘗釋為詩文不為險恠妖艷之語自然有得於性情之
正喜飲酒又能剛制嘗書春帖曰靜時多動時少醒日多
醉日少亦可以寡過矣噫居鄉三十年鄉黨翕然尊慕之
稱為善人君子者有以也夫公之媿曰令人李氏 太宗

恭定大王八世孫全州府尹楫之孫公年十七執禽于其
門府尹公時年七十餘每見公必禮貌之曰老夫平生閱
人多矣未有如金印者異日必為大人矣令人仁德明淑
後公二十五年而歿享年七十二葬于司議公墓後去公
塋二百餘丈男九人長奉祀司憲府持平次崇祖言所牧
使昌祖禁府都事慶祖內侍心教官延祖權知承之院副
正字應祖興德縣監念祖從仕郎述祖既冠而六崇祖權
知承文院副正字女三人奉奉李義進士人張友程金起
秋其晉衡室女一適鄭大鵬奉祖生一男一女男時宗女
適金廷祖金熙一未筭榮祖生四男三女男時翼時敏時
枕時禧文遠徐進履盧世謙一未筭昌祖生五男四女男

時準時憲時衡時聖一幼女適柳元慶崔爾寧二幼慶祖
生三男一女男時高時尹時說女適孫會宗延祖男女各
一男時任女適權碩忠應祖生二男四女男時行一幼女
適金鑽權載二幼念祖男女各二皆幼或連一男二女男
爾松女適金時樂金所友程一女適李爾樟起秋二男一
女男孝曾孝閔女適柳元發曾孫男女又若干人已已
朝廷贈公嘉善大夫史曾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享贈令人
貞夫人 遣禮官 賜祭以公之子三人登大科故也嘗
聞種德而不食其報者其後必昌豈不信哉天於是定矣
余與公為壬午同年而素相敬公歿持平君袖家狀來請
銘諾而宿之使公墓道闕顯刻且十年此不敏之罪而特

平君今不在悲矣銘曰

仁足以澤物而局於十室德足以遐壽而限於蒼髮理不
當然天果難必靴笏滿床 恩及窳窳善人之徵豈必在
即廣石之山其氣鬱蕭益熾而昌子孫千億

墓表

先考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無判義禁府
事府君曾全表

府君諱汝寬字而粟系出晉州八代祖澤判尚州牧事留
一子于尚自是世貫尚籍曾祖諱蕃祖諱繼咸考諱銀成
至府君四世皆隱德不顯而鄉人咸敬重之經世承籍餘
休備位正卿得蒙 恩追贈三世如式後又錄寧 社原

從勳封府君爵左贊成府君降于嘉靖辛卯壽六十而卒
妣李氏江陽君瑤之後學生公軻之女與府君同年生後
府君二年歿 贈貞敬夫人府君夫人行蹟大略承旨李
公垓實誌其寔有攷者可徵之也崇禎二年十月日男吏
曹判書經世述

高麗按廉使申公墓表

尚之轄丹寧縣傍有小石碑立路左刻曰孝子里古老傳
以為按廉使申公所居也過者敬之謹按公諱祐仕高麗
官至掌令嘗為全羅道按廉使麗朝故事以時分遣近侍
于諸道祭告山川廉問民俗黜陟守令之幽明名之曰按
廉使蓋極一時之選也公處昏濁之世能皎潔持身事文

毋盡孝父版圖判書諱允濡卒廬墓三年朝夕號于墓有
雙竹生墓前人以為孝感事聞旌閭以孝子名其里高戴
國乘及輿地勝覽公有二子曰光富光貴光富有二子曰
士廉士贊士廉產陽縣監其玄孫元祿又以孝行趾公義
旌閭公之八世孫今侍講院文學達道氏與余友甚善一
日以家狀示余而言曰吾先祖歿已數百年衣冠之箴在
所居之東十里許蛇浦允向之原而墓道無表子孫又散
居遠地展省不能以時恐久遂湮夷推敬或登丘壠則雖
雲仍亦不得識其處况其卓絕之行又將泯泯無傳則豈
不悲且懼哉族兄承旨公在世時暨余諸同宗謀伐石具
跌碣未及樹而歿今願得公一語而剗剗之使先德顯於

後則為賜大矣敢拜以請余惟按廡公之孝誠既已感鬼神而幹造化赫赫在人耳目奚待燕拙而傳顧余尚鄉之末學而於公又外裔也於義有不得以辭者遂攷其狀而叙之如右其立朝歷官次序及家居行誼年代已遠而文籍無徵不得以詳焉其孫衆多亦不能盡錄略書于左見今在朝者文學君及其兄適道祥雲察訪淳悅道禮曹佐即其所謂族兄孫首名曰之榜有文名取大科為士類所重不幸而不克壽有子名弘望文學君有子名站竝皆俊秀而溫雅余所未及知者當亦不以申氏之祿蓋未艾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非公之謂也耶嗚呼休哉

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盧公墓表

公姓盧氏諱稷字士馨交河人麗祖朝有名康弼佐混一功官至太子太師公其後也高祖諱異山判軍器寺事曾祖諱鐵剛通政大夫安東府使 贈吏曹叅判祖諱彥邦通禮院左通禮 贈吏曹判書世以禮法持家隣里取則焉考諱弘祐有行藝不屑舉子業仕至南平縣監累 贈至領議政妣安東金氏大司憲希壽之女性沉肅厚童得毋婦道且有學識 贈貞敬夫人公以嘉靖乙巳歲生形貌端潔聰穎絕人生八歲議政公率哀號哭擗無異成人及笄貞敬憇其稚弱勸以滋味輒號泣不食就貞敬傍公其餘以終三年稍長受訓於貞敬及兄判書公植不就外

傳而景日進庚午陞上庠為僑軍所重丁丑貞敬棄養于
定山第三子縣令公與其兄植穡穡徒步從喪歸祔先塋
廬于墓下躬爨以食餐粥笑泣踰制幾不勝哀外除遂無
意科舉判書公勉之赴試甲申秋登第選補承文院旋入
藝文館時 宣廟命政院必擇善書人為注書遂自檢閱
移拜注書丁亥序陞拜監察歷工刑禮兵佐郎副修撰正
言持平戊子冬以修撰為吏曹佐郎庚寅病適自此歷數
華顯如左右舍人西司亞長玉堂東壁靡所不履辛卯陞
銀臺壬辰扈 駕西遷至碧蹄驛 命承旨并進一階公
與焉至平壤墜馬病甚留落山谷病小間間道入成川詣
行在拜 兵曹叅判明年留守松都乙未入副度支所在能

舉職丙申赴京師及還又拜兵曹丁酉西厓柳相國以首
揆兼體察使辟公為副與謀軍國事時議以練邊稱尋同
知 經筵事右副賓客以訓練都監堂上兼京江舟師大
將是時 天子以東征將奏功不時 命刑部尚書邢玠
關軍門于東藩以董之既至款接伴使不稱職 朝廷遂
以金命元代之以公副焉軍門每坐堂必致二公於座與
之議兵事常稱曰盧某善論兵越明年由副提學將觀察
嶺南軍門不欲遣遂不行己亥邢公訖事還朝公送至龍
灣未復命以副提學 召又拜成均館大司成兩司長官
禮兵叅判庚子夏遷吏曹無左副賓客辛丑為執政所忤
出為黃海監司顧 詔使之來貪黷無厭比道皆責辦於

民以供其慾民甚苦之公獨啓請出寺奴婢貢布以為
費不徵民一金一方晏然民相與立石以歌思之癸卯春
用軍門勞進階資憲二月授議政府右叅贊尋拜禮曹判
書四月遷兵曹無知義禁府事甲辰自知樞拜刑曹丁未
觀察畿甸繞到界旋拜兵曹戊申二月宣廟上賓以篆
銘旌陞正憲舊例也時出都監兵衛宮城春寒雨雪飢凍
怨咨公言于大臣曰無警而脩王宮駭人視聽士卒又
甚苦不如罷之遂啓撤之無何而臨海獄成言者以撤衛
為罪論罷後在西樞以先朝時營闕勞陞崇政甲寅再
長秋官乙卯以判中樞再按畿節一以祛弊為務民多賴
之丙辰遷還樞府丁巳冬寢疾踰年不瘳子姪輩以卜人

言請避家以穰公笑曰吾得年已多矣何惜於死且死生
有命非卜人言所能為禮不言卒於正寢享終不聽戊午
十二月二十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
驪州介軍山香洞曹向之原從先兆也公為人沈靜與物
無忤不為崖岸激詭之行而確然有所守亦未嘗言人過
惡平生仕宦一任儻來未嘗有意求之事伯氏如事父疾
養之亦然喪哭之亦然及三兄皆歿聚其群孤而撫之伯
氏之嗣又死而其子微弱不能家仍奉先祀於家祭必以
宗孫為主內外親無問疎戚其來如歸恒衣食數人有喪
則與衣棺以葬者又多素多藝尤善於書篆隸俱絕子並
後亦善篆隸中庚寅司馬年三十一以東宮官死於洪

州有女而無子公卒以無後夫人青松沈氏領議政青川
府院君溫之五世孫 贈領議政青松府院君義儉之季
女駱峯申文簡公光漢之外孫夫人以內外名家習聞教
訓於賢父母賢姑既閨德備全而又暢於義理有士君子
之風子一人卽並後娶宗室豐山君宗麟之女生一女適
鍾城府使韓仁及有一女二男女歸進士李好徵男福遠
娶全羅兵使具仁庶女生三男命遠娶士人南斗一女是
實祀公今以斤道察訪沈大孚卽夫人之姪也以夫人命
狀公行示余求所以表其墓道者余素信其人非阿好而
溢美者遂依其狀而叙之如右云

通政大夫行承政院左承旨姜公墓表

公諱緒字遠卿姓姜氏晉陽人麗朝國子侍士啓庸之裔
孫也博士後有曰君寶鳳山君謚文敬曰著門一贊成事
謚恭穆皆聞人也公高祖諱訓燕山朝為大司諫與三子
同日被禍後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永叔 贈左贊成祖
諱溫議政府舍人 贈領議政考諱士尚右議政 贈領
議政晉川府院君妣貞敬夫人尹氏訓錄副正光雲之女
公嘉靖戊戌三月庚子生甲子陞上庠隆慶戊辰蔭補幽
谷道察訪己巳釋褐選入承文院病不仕七年萬歷丙子
始遷成均館典籍轉刑工禮兵佐郎歷正言修撰持平諱
授直講尋遷弘文館校理陞副應教以諫濇授司諫遷
掌令辛巳丁外艱甲申春復拜掌令為養出為水原府使

剖決嚴明吏畏民懷冬 命增秩未一年謝病歸丙戌授
南陽府使法應還除外任故也時有邊警言沿海守令皆易
以武弁自此適歸拜同副承旨序陞至右副以病適未久
由右承旨歷左承旨辭適戊子復拜仁川府使己丑春罷
還五月壬申疾終於寢得年五十二以十月戊寅葬于祔
川蘭谷里辰向之原以子弘德原從勲累 贈三領議政
公天資豁達器度明快雖不專意於學問而處心行事不
肯於義理見人之惡若將免已而亦不為刻覈之論以此
人雖敬憚而不敢怨怒自處平坦不求崖異最忌熒熒聲
如知製 教雖名華銜本非顯職而累以不文辭時議欲
引八銓地則故為放曠之態以避之蓋以盛滿為懼也性

剛方在 經幄盡言不避以慎酒色嚴宮禁等事累為諷
諫且以驕亢陳戒頗有能諱之語 宣祖素知公質直謂
其言必出於衷曲故未嘗逆耳焉有一當路者為都憲於
榻前故曰薦人當使憲長無之公曰憲長主憚劾又令薦
人則權柄太重不幸奸人處之則禍不可言聞者躋之宮
以掌令詣闕乘醉入玉堂有把握朝論為時輩領袖者在
其座公瞑目數之曰玉堂地望甚重汝何可如此如此其
人面色如土傍聽者竦然異日問曰何放言至此公笑曰
醉裏狂言可悔也觀其色實無悔意常惡俗尚侈靡每於
燕居語子弟曰吾家世清貧汝輩當格謹不可渝也居處
服食悉從儉素家以董不敢以華靡見有訓子銘在書匣

醉曰愛親敬長友于兄弟誠心勿欺沉嘿實方當崇儉素
莫慕奢侈酒色敗身最戒于是見人之善激昂思齊聞人
之惡懲而勿議屏絕襍戲留心書史不學于古奴虜何殊
人一已百勿沮勿怠行此訓言是為孝子是時朝著不靖
三為擠援公杜門屏跡不喜交遊惟以書史自娛時或鳴
琴獨酌醉則浩歌以遣興晚年益無意於世脫略形骸猖
狂杯酒間人莫不恠之而公略不屑意語及時事輒慨然
歎息曰吾觀天時人事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不出四
五年大禍作矣臨歿顧子弟曰爾輩無戚病死何戚是冬
果有汝立之變至壬辰則其言悉驗矣公素與完平李相
國元翼高士趙忠男為莫逆交同道同志相與評論一時

士大夫之賢否未著者而曰某也賢某也否及後其言無
一不合至於命途之吉凶亦皆符契人皆異之而莫能測
又嘗稱其諸弟之賢而曰綢尤沉静有器識久而當顯嘗
語李相國曰我有剽煩手除我晉州牧乃見我才大蓋不
見容於時不得有為而思其次也公娶正即禹治洪女生
一男即弘德郡守器宇軒豁大有先人風女適監司丁好
善郡守有二男二女曰瑒娶幼學柳希益之女早夭無后
曰獻娶巡陵府院君李好閔之女生子碩茂幼一女適察
訪鄭百順一女適士人柳時中早夭無後監司有一男產
瑜進士公之弟晉昌君綢僉知統持家狀來以李相國命
告經世曰家兄歿已數十年而墓道無表從子弘德嘗具

碣石將請於立言之君子以顯其先德不幸未就而死李相國視家兄如同氣命屬筆於吾子吾子其圖之經世雖未及望公儀表而得侍李相國坐請益多矣見其玉稱公為豪傑之士且曰識量之弘遠志行之純潔器局之完博求之今世罕見其倫尚為國家所任用則其事業豈淺淺乎哉而畢竟琴歌縱飲流蕩昌披甘處於自棄之地者豈其本心哉嗚呼觀於此語可以斷公之非叔世人矣遂承命而樂道之如右以俟來者之取攷焉

贈通政大夫承故院都承旨行慶尚都事朴公墓表

公諱善長字汝仁姓朴氏系務安高麗國學典酒進昇之

後進昇子暹當顯宗播越終始一節拜左僕射圖形閣上其後世有大官曰元注大將軍曰儒曰成器皆上將軍曰瑋密直副使曰文晤綿城君曰允鏐軍簿正郎曰義龍入本朝典兵部尚書曰綱知順州事曰亨知丹陽郡事是為公五代祖高祖諱解燕山朝為宣傳官見妻姪任士洪怙寵自恣恐禍及棄官歸曾祖諱之蒙 贈司僕正祖諱元基進士考諱全戶曹正郎文科妣熊川朱氏司直率之女典籍善林之孫女也公生四歲而孤及長能自力學負笈於心川進士南夢鰲之門南公奇其才以女妻之遂為榮人屢魁鄉解輒屈於禮部既仲子釋褐則不樂赴舉以母在不敢廢乙巳取大科朱氏時年八十矣即授典籍戊申

知禮安縣甲寅佐嶺南幕丙辰考終于家年六十葬郡東
省知洞午向之原以子瑛原從勲 贈都承旨公性靜火
好學晚年又喜讀心經至夜不倦家居不治產業在官尤
淡然或至菽水不繼而未嘗有苟得心有二男一女長曰
璩抱璞而屢刑次即瑛文科今豐基郡守季曰璐女適士
人黃以久璩有子曰休復光復道復瑛有子曰進復曰安
復生負曰來復仁復見復二女幼璐有二男一女皆幼黃
以久有三女二男長適士人金是直餘幼內外曾孫男女
又十二人始公在身朱氏夢異人自空下錫之以杖曰此
天柱也已而公生人謂公當大用於世而竟至於此意者
其後必昌歟

贈戶曹叅議行司憲府監察宋公墓表

公諱敬祚字欽甫其先息津人在麗朝有名明誼官司憲
執端自是簪笏相繼至公祖考議政府左叅贊諱麒壽而
大顯其詳在公墓誌誌即近故領議政申公欽所撰此不
復著考諱應洞通政大夫黃州牧使妣淑夫人李氏僉正
宗孝女也以嘉靖己未生公公之伯父大司諫諱應溉無
嗣以公後公少治舉子業屢選解額而屈於禮部以蔭授
栗峯察訪序遷至主簿拜司憲府監察為青山懷仁二縣
宰以萬曆己未病卒于家葬于清州周岸縣南亥向之原
與夫人同麓而異塋夫人南陽洪氏庶尹仁杜女有婦德
壬辰之亂公避地山中猝遇賊不屈被賊斫殺死夫人竭

誠教護創纔已而夫人歿明年返葬于清州先地次有二男二女錫夢高山縣監錫胤文科慶尚都事女訓鍊旨讀申景涉參奉金尚養孫男之明之翰之德女丹昌顏縣監出之獻之微女李景沆一幼都事出旨讀有男曰楨樸櫟稿女曰李長吉金公佑參奉有男曰公輔台輔女曰趙碩昌縣監錄昭武原從勳推恩 贈公戶曹參議配淑夫人牧使公牧尚州時余以邑庠生因公事至其室而謁焉軒然以色笑相親若將與之忘形者退而見公則又醇謹慈良所謂開口見心者也與之交久而能敬且其持身不苟能自樹立當爾瞻擅美時見輕躁喜進輩風附於其門心賤而口嚙之唯恐其晚已也余嘗愛重之縣監來徵墓表

不敢辭畧叙其槩如右云

贈吏曹判書全公墓表

公諱汝霖字公澤姓全氏沃川郡人也其先自麗朝大顯世襲冠冕有曰學浚領同正曰孝裕中允曰大富刑部侍郎曰弼檢校司巡衛護軍曰侑密直副使民部典書曰淑版圖判書版圖後數世寢微至公高祖諱孝順則官止石城縣監曾祖諱應卿早世祖諱彭祖成均生貞贈通禮院左通禮考諱焜宣務郎 贈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妣曲城庶氏參奉正達女 贈淑夫人以嘉靖戊戌六月癸卯主公於郡之耆上浦甫十歲而失所恃就鞠於從母以此失學儒而未顯天資質實不輕為喜怒既老則

性益寬緩詬言之言未嘗及於僕隸長子府尹君晚登大
科而不色喜在昏朝閉塾不仕而亦不以為養語及之蓋
其安貧任真出於天性者如此在五十四遭父憂衰憊已
甚不任致毀而猶守制盡哀以終喪既則杜門不出入雖
鄉飲社會亦不往萬曆庚申正月九日疾終於寢享年八
十三以府尹君貴累 贈至濟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
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媿 贈貞夫人月城李氏新
羅始祖佐命大臣阿殽謁平之後參奉信之女生於己亥
十二月甲辰長歸公未久而有沉痾之疾呻吟五十有六
年先十一月以歿己未十二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八十一
明年三月丙午合葬于尚州治東丹密縣物興山午向之

原子男三人曰湜即府尹君登癸卯文科今慶州府尹曰
浚通仕即累舉不中蚤卒曰濬禁火司別生女二人長適
幼學李宗流季適訓導梁應紉府尹有二男一女男克恒
藝文館奉教克恬業儒女適幼學黃德柔有孽男四孽女
二克忱克惻克澄克懌康錄一女幼通仕有一男三女男
克恢女鄭義弘洪尚窩邊士宗其晉也別坐有一男克弘
有孽男三孽女二克寧克敏克明李元仁外孫男女三人
曾孫男女又數十人公晚歲移居于尚之北村經世以鄉
子弟嘗往謁焉草屋荆扉堂室不具命席于地而與之語
視其面則有數腴色真所謂不減歲者也視世之口誦玉
車而內無所得詡儻於一命墮獲於貧賤者其度量相去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又如何耶嗚呼是豈不可敬也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